

晉書

卷六十六之
七十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94)
函號	別 10 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C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晉書卷六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草文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劉弘

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也祖馥魏揚州刺史父靖鎮北將軍弘有幹略政事之才少家洛陽與武帝同居未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累遷奉天更令轉太宰長史張華甚重之由是為寧朔將軍假節監

幽州諸軍事領烏丸校尉甚有威惠寇盜屏迹爲幽朔
所稱以勳德兼茂封宣城公太安中張昌作亂轉使持
節南蠻校尉荊州刺史率前將軍趙驥等討昌自方城
至宛新野所向皆平及新野王歆之敗也以弘代爲鎮
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餘官如故弘遣南蠻長史陶
侃爲大都護參軍蒯恒爲義軍督護牙門將皮初爲都
戰帥進據襄陽張昌并軍圍宛敗趙驥軍弘退屯梁侃
初等累戰破昌前後斬首數萬級及到官昌懼而逃其
衆悉降荆土平初弘之退也范陽王虓遣長水校尉張
弈領荊州弘至弈不受代舉兵距弘弘遣軍討弈斬之
表曰臣以凡才謬荷國恩作司方州奉辭伐罪不能奮
揚雷霆折衝萬里軍退於宛分受顯戮猥蒙舍宥被遣
之職卽進達所鎮而范陽王虓先遣前長水校尉張弈
領荊州臣至不受節度擅舉兵距臣今張昌奸黨初平
昌未梟擒益梁流人蕭條猥集無賴之徒易相扇動颯
風駭蕩則滄海橫波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比須表上慮
失事機輒遣軍討弈卽梟其首弈雖貪亂欲爲荼毒由
臣劣弱不勝其任令弈肆心以勞資斧敢引覆餗之刑
甘受專輒之罪詔曰將軍文武兼資前委方夏宛城不
守咎由趙驥將軍所遣諸軍尅滅羣寇張弈貪禍距違

詔命將軍致討傳首闕庭雖有不請之嫌古人有專之
之義其恢宏奧略鎮綏南海以副推轂之望焉張昌窟
于下雋山弘遣軍討昌斬之悉降其衆時荆部守宰多
闕弘請補選帝從之弘迺叙功銓德隨才補授甚爲論
者所稱乃表曰被中詔勅臣隨資品選補諸缺吏夫慶
賞刑威非臣所專且知人則哲聖帝所難非臣闇蔽所
能斟酌然萬事有機毫釐宜慎謹奉詔書差所應用蓋
崇化莫若貴德則所以濟屯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
頃者多難淳朴彌凋臣輒以徵士伍朝補零陵太守庶
以懲波蕩之弊養退讓之操臣以不武前退於死長史

陶侃參軍蒯恒牙門皮初戮力致討蕩滅奸凶侃恒各
以始終軍事初爲都戰帥忠勇冠軍漢沔清肅實初等
之勳也司馬法賞不踰時欲人知爲善之速福也若不
超報無以勸徇功之士慰熊羆之志臣以初補襄陽太
守侃爲府行司馬使典論功事恒爲山都令詔惟令臣
以散補空缺然汴鄉令虞潭忠誠烈正首唱義舉舉善
以教不能者勸臣輒特轉潭補醴陵令南郡廉吏仇勃
母老疾困賊至守衛不移以致拷掠幾至隕命尚書令
史郭貞張昌以爲尚書郎欲訪以朝議遁逃不出昌質
其妻子避之彌遠勃孝篤著於臨危貞忠厲於強暴雖

各四品皆可以訓獎臣子長益風教臣輒以勅爲歸鄉
令貞爲信陵令皆功行相參循名校實條列行狀公文
具上朝廷以初雖有功襄陽又是名郡名器宜慎不可
授初乃以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爲襄陽太守餘並從之
陟弘之壻也弘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一心化
一國者宜與一國爲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
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
監皮初之勲宜見酬報詔聽之弘於是勸課農桑寬刑
省賦歲用有年百姓愛悅弘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
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弘愍之乃謫

罰主者遂給韋袍複帽轉以相付舊制峴方二山澤中
不聽百姓捕魚弘下教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
今公私并兼百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又
酒室中云齊中酒聽事酒猥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
投醪當與三軍同其薄厚自今不得分別時益州刺史
羅尚爲李特所敗遣使告急請糧弘移書贍給而州府
綱紀以運道懸遠文武匱乏欲以零陵一運米五千斛
與尚弘曰諸君未之思耳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
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零陵米三萬斛給之尚賴以
自固于時流人在荊州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爲盜賊

弘乃給其田種糧食擢其賢才隨資叙用時總章大樂
伶人避亂多至荊州或勸可作樂者弘曰昔劉景升以
禮壞樂崩命杜夔爲天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夔曰爲
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吾常爲之歎息今
主上蒙塵吾未能展效臣節雖有家伎猶不宜聽况御
樂哉乃下郡縣使安慰之須朝廷旋返送還本署論平
張昌功應封次子一人縣侯弘上疏固讓許之進拜侍
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顥
挾天子詔弘爲劉喬繼援弘以張方殘暴知顥必敗遣
使受東海王越節度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
服前廣漢太守羊冉說弘以從橫之事弘大怒斬之河
間王顥使張光爲順陽太守南陽太守衛展說弘曰彭
城王前東奔有不善之言張光太宰腹心宜斬光以明
向背弘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爲
也展深恨之陳敏寇揚州引兵欲西止弘乃解南蠻以
授前北軍中候蔣超統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
以大衆屯于夏口又遣治中何松領建平宜都襄陽三
郡兵屯巴東爲羅尚後繼又加南平太守應詹寧遠將
軍督三郡水軍繼蔣超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有
間侃者弘不疑之乃以侃爲前鋒督護委以討敏之任

侃遣子及兄子爲質弘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
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何況大丈夫乎陳敏竟
不敢闕境永興三年詔進號車騎將軍開府及餘官如
故弘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欵密所以人皆感悅爭
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及東海王越
奉迎大駕弘遣叅軍劉盤爲督護率諸軍會之盤旣旋
弘自以老疾將解州及校尉適分授所部未及表上卒
于襄陽士女嗟痛若喪所親矣初成都王穎南奔欲之
本國弘距之及弘卒弘司馬郭勣欲推穎爲主弘子璠
追遵弘志於是墨經率府兵討勣戰於濁水斬之襄沔
肅清初東海王越疑弘與劉喬貳于已雖下節度心未
能安及弘距穎璠又斬勣朝廷嘉之越手書與璠贊美
之表贈弘新城郡公諡曰元以高密王略代鎮寇盜不
禁詔起璠爲順陽內史江漢之間翕然歸心及略薨山
簡代之簡至知璠得衆心恐百姓逼以爲主表陳之由
是徵璠爲越騎校尉璠亦深慮逼迫被書便輕至洛陽
然後遣迎家累僑人俟脫路難等相率衛送至都然後
辭去南夏遂亂父老追思弘雖甘棠之詠召伯無以過
也

陶侃

兄子璠

璠弟與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也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父母
吳陽武將軍侃早孤貧爲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
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肴樂飲
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餘里逵曰卿
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於無津耳逵過廬江太守張夔
稱美之夔召爲督郵領縱陽令有能名遷主簿會州部
從事之郡欲有所按侃閉門部勒諸吏謂從事曰若鄱
郡有違自當明憲直繩不宜相逼若不以禮吾能禦之
從事卽退夔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諸綱
紀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
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乃請行衆咸服其義長沙太守
萬嗣過廬江見侃虛心敬悅曰君終當有大名命其子
與之結友而去夔察侃爲孝廉至洛陽數詣張華華初
以遠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無忤色華後與語異之除
郎中伏波將軍孫秀以亡國支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
耻爲掾屬以侃寒宦召爲舍人時豫章國郎中令楊暉
侃州里也爲鄉論所歸侃詣之暉曰易稱貞固足以幹
事陶士行是也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部
郎溫雅謂暉曰柰何與小人共載暉曰此人非凡器也
尚書樂廣欲會荆陽士人武庫令黃慶進侃於廣人或

非之慶曰此子終當遠到復何疑也慶後爲吏部令史
舉侃補武岡令與太守呂岳有嫌棄官歸爲郡小中正
會劉弘爲荊州刺史將之官辟侃爲南蠻長史遣先向
襄陽討賊張昌破之弘旣至謂侃曰吾昔爲羊公參軍
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後以軍功
封東鄉侯邑千戶陳敏之亂弘以侃爲江夏太守加鷹
揚將軍侃備威儀迎母官舍鄉里榮之敏遣其弟恢來
寇武昌侃出兵禦之隨郡內史扈環問侃於弘曰侃與
敏有鄉里之舊居大郡統彊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
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文豈有是乎侃潛聞之
遽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爲參軍資而遣
之又加侃爲督護使與諸軍并力距恢侃乃以運船爲
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
耳於是擊恢所向必破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
卒身無私焉後以母憂去職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
化爲雙鶴冲天而去時人異之服闋參東海王越軍事
江州刺史華軼表侃爲揚武將軍使屯夏口又以臻爲
參軍軼與元帝素不平臻懼難作託疾而歸白侃曰華
彥夏有憂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與琅邪不平難將作
矣侃怒遣臻還軼臻遂東歸於帝帝見之大悅命臻爲

叅軍加侃奮威將軍假赤幢曲蓋輅車鼓吹侃乃與華
軼告絕項之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
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
數人是西陽王羨之左右侃卽遣兵逼羨令出向賊侃
整陣於釣臺爲後繼羨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
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振給焉又立夷市
於郡東大收其利而帝使侃擊社弢令振威將軍周訪
廣武將軍趙誘受侃節度侃令二將爲前鋒兄子輿爲
左甄擊賊破之時周顛爲荊州刺史先鎮潯水城賊掠
其良口侃使部將朱伺救之賊退保冷口侃謂諸將曰
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可至卿等
誰能忍饑鬪邪部將吳寄曰要欲十日忍饑晝當擊賊
夜分捕魚足以相濟侃曰卿健將也賊果增兵來攻侃
使朱伺等逆擊大破之獲其輜重殺傷甚衆遣叅軍王
貢告捷於王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伯仁方入
境便爲賊所破不知邨得刺史貢對曰鄙州方有事難
非陶龍驤莫可敦然之卽表拜侃爲使持節寧遠將軍
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鎮于沌口又移
入沔江遣朱伺等討江夏賊殺之賊王冲自稱荊州刺
史據江陵王貢還至竟陵矯侃命以杜曾爲前鋒大督

護進軍斬冲悉降其衆侃召曾不到貢又恐矯命獲罪
遂與曾舉兵反擊侃督護鄭攀於沌陽破之又敗朱伺
於沔口侃欲退入滇中部將張弈將貳於侃詭說曰賊
至而動衆必不可侃惑之而不進無何賊至果爲所敗
賊鈞侃所乘艦侃窘急走入小船朱伺力戰僅而獲免
張弈竟奔于賊侃坐免官王敦表以侃白衣領職侃復
率周訪等進軍入湘使都尉楊舉爲先驅擊杜弢大破
之屯兵于城西侃之佐史辭詣王敦曰州將陶使君孤
根特立從微至著忠允之功所在有效出佐南夏輔翼
劉征南前遇張昌後屬陳敏侃以偏旅獨當大寇無征
不剋群醜破滅近者王如亂此杜弢跨南二征奔走一
州星馳其餘郡縣所在土崩侃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子
來之衆前後累至奉承指授獨守危阨人往不動人離
不散往年董督徑造湘城志陵雲霄神機獨斷徒以軍
少糧懸不果獻捷然杜弢懼來還夏口未經信宿建
平流人迎賊俱叛侃卽迴軍遡流芟夷醜類至使西門
不鍵華圻無虞者侃之功也明將軍愍此荆楚救命塗
炭使侃統領窮殘之餘寒者衣之饑者食之比屋相慶
有若挾纊江濱孤危地非重險非可單軍獨能保固故
移就高祚以避其衝賊輕易先至大衆在後侃距戰經

日殺其名帥賊尋犬羊相結并力來攻侃以忠臣之節義無退顧被堅執銳身當戎行將士奮擊莫不用命當時死者不可勝數賊衆叅伍更息更戰侃以孤軍一隊力不獨禦量宜取全以俟後舉而主者責侃重加黜削侃性謙沖功成身退今奉還所受唯恐稽遲然某等區區實恐理失於內事敗於外豪釐之差將致千里使荆蠻乖離西嶠不守脣亡齒寒侵逼無限也敦於是奏復侃官弢將王貢精卒三千出武陵江誘五溪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攀及伏波將軍陶延夜趣巴陵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斬千餘級降萬餘口貢遁還

湘城賊中離阻杜弢遂疑張奕而殺之衆情益懼降者滋多王貢復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弢爲益州吏盜甲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也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初橫脚馬上侃言訖貢斂容下脚辭色甚順侃知其可動復令諭之截髮爲信貢遂來降而弢敗走進尅長沙獲其將毛寶高寶梁堪而還王敦深忌侃功將還江陵欲詣敦別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諫以爲不可侃不從敦果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以王屢爲荊州侃之佐吏將士詣敦請留侃敦怒不許侃將鄭攀蘇溫馬雋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距麋敦意

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迴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諮議叅軍梅陶長史陳頒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遂解於是設盛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爲叅軍侃既達豫章見周訪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不免侃因進至始興先是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長沙人王機爲刺史機復遣使詣王敦乞爲交州敦從之而機未發會杜弘據臨賀因機乞降勸弘取廣州弘遂與溫邵及交州秀才劉沉俱謀反或勸侃且住始興觀察形勢侃不聽直至

廣州弘遣使僞降侃知其詐先於封口起發石車俄而弘率輕兵而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執劉沉於小桂又遣部將許高討機斬之傳首京都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咲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白足耳於是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以功封柴桑侯食邑四千戶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太興初進號平南將軍尋加都督交州軍事及王敦舉兵反詔侃以本官領江州刺史尋轉都督湘州刺史敦得志上侃復本職加散

騎常侍時交州刺史王諒為賊梁碩所陷侃遣將高寶
進擊平之以侃領交州刺史錄前後功封次子夏為都
亭侯進號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王敦平遷都
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荆
州刺史餘如故楚郢士女莫不相慶侃性聰敏勤於吏
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歛衽危坐閫外多事千緒
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荅筆翰如流未嘗壅
滯引接疎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
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
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叅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
酒器誦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擣蒲者
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
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有
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叅倍
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
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
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
於農殖家給人足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
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
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

理微密皆此類也暨蘇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爲賊所害平南將軍溫嶠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顧命之列深以爲恨荅嶠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固請之因推爲盟主侃乃遣督護龔登率衆赴嶠而又追廻嶠以峻殺其子重遣書以激怒之侃妻龔氏亦固勸自行於是便戎服登舟星言兼邁瞻喪至不歸五月與溫嶠庾亮等俱會石頭諸軍卽欲決戰侃以賊盛不可爭鋒當以歲月智計擒之累戰無功諸將請於查浦築壘監軍部將李根建議請立白石壘侃不從曰若壘不成卿當坐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極顯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咲曰卿良將也乃從根謀夜脩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遣救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陳陵東侃督護竟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斬峻於陣賊衆大潰峻弟逸復聚衆侃與諸軍斬逸於石頭初庾亮少有高名以明穆皇后之兄受顧命之重蘇峻之禍職亮是由及石頭平懼侃致討亮用溫嶠謀詣侃拜謝侃遽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

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使人屏之侃旋江陵尋以
爲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改封長沙郡公邑三千戶賜
絹八千匹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以江陵偏遠移鎮
巴陵遣諮議參軍張誕討五谿夷降之屬後將軍郭默
矯詔襲殺平南將軍劉胤輒領江州侃聞之曰此必詐
也遣將軍宋夏陳脩率兵據湓口侃以大軍繼進默遣
使奴婢絹百匹寫中詔呈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
敢爲此事若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小不出
胸懷且劉胤爲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
郭默虓勇所在暴掠以大難新除威網寬簡欲因隙會
騁其縱橫耳發使上表討默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
卽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荅曰默居上流之
勢加有舩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潛嚴足
下軍到是以得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
邪侃省書咲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侃旣至默將宗侯縛
默父子五人及默將張丑詣侃降侃斬默等默在中原
數與石勒等戰賊畏其勇聞侃討之兵不血刃而擒也
益畏侃蘇峻將馮鐵殺侃子奔于石勒勒以爲戍將侃
告勒以故勒召而殺之詔侃都督江州領刺史增置左
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掾屬十二人侃旋于巴陵

因移鎮武昌侃命張夔子隱爲參軍范逵子珽爲湘東
太守辟劉弘曾孫安爲掾屬表論梅陶凡微時所荷一
殮咸報遣子斌與南中郎將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將
郭敬使兄子臻竟陵太守李陽等共破新野遂平襄陽
拜大將軍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上表固讓曰
臣非貪榮於疇昔而虛讓於今日事有合於時宜臣豈
敢與陛下有違理有益於聖世臣豈與朝廷作異臣常
欲除諸浮長之事遣諸虛假之用非獨臣身而已若臣
杖國威靈梟雄斬勒則又何以加咸和七年六月疾篤
又上表遜位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聖朝歷世

殊恩陛下睿鑒寵靈彌泰有始必終自古而然臣年垂
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
富餘寇不誅山陵未反所以憤愾兼懷不能已已臣雖
不知命年時已邁國恩殊特賜封長沙隕越之日當歸
骨國土臣父母舊葬今在尋陽緣存處亡無心分違已
勒國臣脩遷之事刻以來秋奉迎窀穸葬事訖乃告老
下藩不圖所患遂爾縣篤伏枕感結情不自勝臣間者
猶爲犬馬之齒尚可小延欲爲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
季龍是以遣母丘奧於巴東授桓宣於襄陽良圖未就
於此長乖此方之任內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使必

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雖聖姿天縱英奇日新方事之殷當賴羣傳司徒導鑒識經遠光輔三世司空鑒簡素貞正內外惟允平西將軍亮雅量詳明器用周時卽陛下之周召也獻替曠諮敷融政道地平天成四海幸賴謹遣左長史殷美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荊江州刺史印傳榮戟仰戀天恩悲酸感結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愆期加督護統領文武侃輿車出臨津就舩明日薨于樊谿時年七十六成帝下詔曰故使持節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荆江二州刺史長沙郡公經德蘊哲謀猷弘遠作藩于外八州肅清勤王于內皇家以寧乃者桓文之勳伯舅是憑方賴大猷俾屏予一人前進位大司馬禮秩策命未及加崇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悼于厥心今遣兼鴻臚追贈大司馬假密章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又策諡曰桓祠以太牢侃遺令葬國南一十里故吏刊石碑畫像於武昌西侃在軍四十一載雄毅有權明悟善決斷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捨遺蘇峻之役庾亮輕進失利亮司馬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爲此非融等所裁將軍王章至曰章自爲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爲君子王

章爲小人今王章爲君子殷融爲小人侃性纖密好問
頗類趙廣漢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之於
已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
此種施惶怖謝罪時武昌號爲多士殷浩庾翼等皆爲
佐吏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浩等勸更
少進侃悽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
踰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荅而
言者不已侃迺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
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群夷
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迺致禍之由
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萬兵守今縱有兵守之亦
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
亮戍之果大敗季年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未亡一年
欲遜位歸國佐吏等苦留之及疾篤將歸長沙軍資器
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王愨
期然後登舟朝野以爲美談將出府門顧謂愨期曰老
子婆娑正坐諸君輩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
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
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爲世所重
如此然媵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或云

侃少時漁於雷澤網得一織梭以挂于壁有頃雷雨自化爲龍而去又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闢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又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憤歛板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爲公位至八州都督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爲公若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爲公字以紙裹手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彊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侃有子十七人唯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見舊史餘者並不顯

洪碑丞相掾早卒

瞻字道真少有才器歷廣陵相廬江建昌二郡太守遷散騎常侍都亭侯爲蘇峻所害追贈大鴻臚諡愍悼世子以夏爲世子及送侃喪還長沙夏與斌及稱各擁兵數千以相圖旣而解散斌先往長沙悉取國中器仗財物夏至殺斌庾亮上疏曰斌雖醜惡罪在難忍然王憲有制骨肉至親親運刀鋸以刑同體傷父母之恩無惻隱之心應加放黜以懲暴虐亮表未至都而夏病卒詔復以瞻息弘襲侃爵仕至光祿勳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禪降爲吳昌侯五百戶

琦司空掾

旗歷位散騎常侍柳縣開國伯咸和末爲散騎侍郎性甚凶暴卒子定嗣卒子襲之嗣卒子謙之嗣宋受禪國除斌尚書郎

稱東中郎將南平太守南蠻校尉假節性虓勇不倫與諸弟不協後加建威將軍咸康五年庾亮以稱爲監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以本所領二千人自隨到夏口輕將二百人下見亮亮大會吏佐責稱前後罪惡稱拜謝因罷出亮使人於閤外收之棄市亮上疏曰案稱大司馬侃之孽子父亡不居喪位荒耽于

酒昧利偷榮擅攝五郡自謂監軍輒召王官聚之軍府故車騎將軍劉弘曾孫安寓居江夏及將楊恭趙韶並以言色有忤稱放聲當殺安恭懼自赴水而死韶於獄自盡將軍郭開從稱往長沙赴喪稱疑開附其兄弟乃反縛懸頭於帆檣仰而彈之鼓棹渡江二十餘里觀者數千莫不震駭又多藏匿府兵收坐應死臣猶未忍直上且免其司馬稱肆縱醜言無所顧忌要結諸將欲阻兵構難諸將惶懼莫敢酬荅由是奸謀未卽發露臣以侃勳勞王室是以依違容掩故表爲南中郎將與臣相近思欲有以匡救之而稱豺狼愈甚發言激切不忠不

孝莫此之甚苟利社稷義有專斷輒收稱伏法
範最知名太元初爲光祿勳

岱散騎侍郎

臻字彥遐有勇略智謀賜爵當陽亭侯咸和中爲南郡
太守領南蠻校尉假節卒官追贈平南將軍諡曰肅

臻弟輿果烈善戰以功累遷武威將軍初賊張弈本中
州人元康中被差西征遇天下亂遂留蜀至是率三百
餘家欲就杜弼爲侃所獲諸將請殺其丁壯取其妻息
輿曰此本官兵數經戰陣可赦之以爲用侃赦之以配
輿及侃與杜弼戰敗賊以桔槔打沒官軍船艦軍中失

色輿率輕舸出其上流以擊之所向輒尅賊又率衆將
焚侃輜重輿又擊破之自是每戰輒尅賊望見輿軍相
謂曰避陶武威無敢當者後與杜弼戰輿被重創卒侃
哭之慟曰喪吾家寶三軍皆爲之垂泣詔贈長沙太守
史臣曰古者明王之建國也下料疆宇列爲九州輔相
玄功咨于四岳所以仰希齊政俯寄宣風備連率之儀
威騰閭外總頒條之務禮縉區中委稱其才甘棠以之
流詠據非其德讐餉以是輿嗟中朝叔世要荒多阻分
符建節並紊天綱和季以同里之情申盧綰之契居方
牧之地振吳起之風自幽徂荆亟斂豺狼之迹舉賢登

善窮撥孔翠之毛由是吏民畢力華夷順命一州清晏
恬波於沸海之中百城安堵靜禳於稽天之際猶獨稱
善政何其寡歟易云貞固足以幹事於征南見之矣士
行望非世族俗異諸華拔萃陬落之間比肩髦雋之列
超居外相宏摠上流布澤懷邊則嚴城靜柝釋位匡主
則淪鼎再寧元規以威里之崇挹其膺而下拜茂弘以
保衡之貴服其言而動色望隆分陝理則宜然至於時
屬雷屯富逾天府潛有包藏之志顧思折翼之祥悖矣
夫子曰人無求備斯言之信於是有徵

贊曰和季承恩建旗南服威靜荆塞化揚江澳戮力天
朝匪忘忠肅長沙勤王擁旆戎場任隆三事功宣一匡
繫賴之重匪伊舟航

溫嶠

溫嶠字太真司

有諫

吳

善政何其... 行望非世族... 超居外相宏... 則淪鼎再寧... 保衡之貴... 屬雷克富... 繁鍊之重... 博淵亦忠... 信於... 志願... 祥符...

晉書卷六十七 列傳第三十七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溫嶠

溫嶠字太真司徒羨弟之子也父愔河東太守嶠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以孝弟稱於邦族風儀秀整美於談論見者皆愛悅之年十七州郡辟召皆不就司隸命為都官從事散騎常侍庾敳有重名而頗聚斂嶠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舉奏之京都振肅後舉秀才灼然司徒辟東閣祭酒補上黨潞令平北大將軍劉琨妻嶠之從母也琨深禮之請爲參軍琨遷大將軍嶠爲從事中郎上黨太守加建威將軍督護前鋒軍事將兵討石勒屢有戰功琨遷司空以嶠爲右司馬于時并土荒殘寇盜羣起石勒劉聰跨帶疆場嶠爲之謀主琨所憑恃焉屬二都傾覆社稷絕祀元帝初鎮江左琨誠繫王室謂嶠曰昔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對曰嶠雖無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公之志欲建匡合之功豈敢辭命乃以爲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嶠旣至引見具陳琨忠誠志在效節因說社稷無主天人係望辭旨慷慨舉朝屬目帝器而嘉焉王導周顛謝琨庾亮桓彝等並與親善于時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爲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屢求反命不許會琨爲段匹禪所害嶠表琨忠誠雖勲業不遂然家破身亡宜在褒崇以慰海內之望帝然之除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由是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三司八坐議其事皆曰昔伍員志復私讎先假諸侯之力

東奔闔閭位爲上將然後鞭荆王之尸若嶠以母未葬沒在胡虜者乃應竭其智謀仰憑皇靈使逆寇冰消反哀墓次豈可稍以乖嫌廢其遠圖哉嶠不得已乃受命後歷驃騎王導長史遷太子中庶子及在東宮深見寵遇太子與爲布衣之交數陳規諷又獻侍臣箴甚有弘益時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爲勞費嶠上疏以爲朝廷草創巨寇未滅宜應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鞚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明帝卽位拜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參綜詔命文翰亦悉豫焉俄轉中書令嶠有棟梁之任帝親而倚之甚爲王敦所忌因請爲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諫敦曰昔周公之相成王勞謙吐握豈好勤而惡逸哉誠由處大任者不可不爾而公自還輦轂入輔朝政闕拜覲之禮簡人臣之儀不達聖心者莫不於邑昔帝舜服事唐堯伯禹竭身虞庭文王雖盛臣節不讐故有庇人之大德必有事君之小心俾芳烈奮乎百世休風流乎萬祀至聖遺軌所不宜忽願思舜禹文王服事之勤惟公旦吐握之事則天下幸甚敦不納嶠知其終不悟於是謬爲設敬綜其府事干說密謀以附其欲

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日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深結好於嶠會丹楊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其才若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作者嶠曰愚謂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嶠僞辭之敦不從表補丹楊尹嶠猶懼錢鳳爲之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卽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而嶠得還都乃具奏敦之逆謀請先爲之備及敦構逆加嶠中壘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敦與王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表誅姦臣以嶠爲首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及王含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帝怒之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橋賊果不得渡嶠自率衆與賊夾水戰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鳳於江寧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進號前將軍時制王敦綱紀除名叅佐禁固嶠上疏曰王敦剛愎不仁恣

行殺戮親任小人疎遠君子朝廷所不能抑骨肉所不能間處其朝者恒懼危亡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遵養時晦之辰也且敦爲大逆之日拘錄人士自免無路原其私心豈違晏處如陸玩羊曇劉胤蔡謨郭璞常與臣言備知之矣必其凶悖自可罪人斯得如其枉入姦黨宜施之以寬加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當受同賊之責實負其心陛下仁聖含弘思求允中臣階緣博納干非其事誠在愛才不忘忠益帝從之是時天下凋弊國用不足詔公卿以下詣都坐論時政之所先嶠因奏軍國要務其一曰祖約退舍壽陽有將來之難今二方守禦爲功尚易淮泗都督宜竭力以資之選名重之士配征兵五千人又擇一偏將將二千兵以益壽陽可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其二曰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不耕之夫動有萬計春廢勸課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見施惟賦是聞賦不可以已當思令百姓有以殷實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察吏能否今宜依舊置之必得清恪奉公足以宣示惠化者則所益實弘矣其三曰諸外州郡將兵者及都督府非臨敵之軍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今四軍五校有兵者及護軍所統外軍可分遣二軍出并屯要

處緣江上下皆有良田開荒須一年之後卽易且軍人
累重者在外有樵採蔬食之人於事爲便其四曰建官
以理世不以私人也如此則官寡而材精周制六卿莅
事春秋之時入作卿輔出將三軍後代建官漸多誠出
事有煩簡耳然今江南六州之上尚又荒殘方之平日
數十分之一耳三省軍校無兵者九府寺署可有并相
領者可有省半者粗計閑劇隨事減之荒殘之縣或同
在一城可并合之如此選旣可精祿俸可優令足代耕
然後可責以清公耳其五曰古者親耕籍田以供粢盛
舊制籍田廩犧之官今臨時市求旣上黷至敬下費生

靈非所以虔奉宗廟蒸嘗之旨宜如舊制立此二官其
六曰使命愈遠益宜得才宣揚王化延譽四方人情不
樂遂取卑品之人虧辱國命生長患害故宜重其選不
可減二千石見居二品者其七曰罪不相及古之制也
近者大逆誠由凶戾凶戾之甚一時權用今遂施行非
聖朝之令典宜如先朝除三族之制議奏多納之帝疾
篤嶠與王導郗鑿庾亮陸曄卞壹等同受顧命時歷陽
太守蘇峻藏匿亡命朝廷疑之征西將軍陶侃有威名
於荆楚又以西夏爲虞故使嶠爲上流形援咸和初代
應詹爲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甚有惠

政甄異行能親祭徐孺子之墓又陳豫章十郡之要宜以刺史居之尋陽濱江都督應鎮其地今以州帖府進退不便且古鎮將多不領州皆以文武形勢不同故也宜選單車刺史別撫豫章專理黎庶詔不許在鎮見王敦畫像曰敦大逆宜加斲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闔棺而定諡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削去之嶠聞蘇峻之徵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而蘇峻果反嶠屯尋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鄒嶽鄱陽內史紀瞻等率舟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嶠聞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

俄而庾亮來奔宜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之急殄寇爲先未效勳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受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愆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嶠初從之後用其部將毛寶說復固請侃行語在寶傳初嶠與庾亮相推爲盟主嶠從弟充言於嶠曰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於是遣王愆期奉侃爲盟主侃許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用生邪心天奪其魄死期將至

譴負天地自絕人倫寇不可縱宜增軍討撲輒屯次湓
口卽日護軍庾亮至宣太后詔寇逼宮城王旅撓敗出
告藩臣謀寧社稷後將軍郭默冠軍將軍趙胤奮武將
軍龔保與嶠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
瞻率其所領相尋而至逆賊肆凶陵蹈宗廟火延宮掖
矢流太極二御幽逼宰相困迫殘虐朝士劫辱子女承
問悲惶精魂飛散嶠闇弱不武不能殉難哀恨自咎五
情摧隕慙負先帝託寄之重義在畢力死而後已今躬
率所統爲士卒先催進諸軍一時電擊西陽太守鄧嶽
尋陽太守褚誕等運旗相繼宣城內史桓彝已勒所屬
屯潰江之要江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昔包胥
楚國之微臣重趼致誠義感諸侯蘭相如趙邦之陪隸
恥君之辱按劔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劫遷獻帝虐
害忠良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之小吏
耳登壇嘔血涕淚橫流慷慨之節實厲羣后况今居台
鼎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不期而會不謀而同不
亦宜乎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外畏胡寇城內饑乏後
將軍郭默卽於戰陣俘殺賊千人賊今雖殘破都邑其
宿衛兵人卽時出散不爲賊用且祖約情性褊陋忌剋
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視殘酷驕猜權相假合江表興

義以抗其前疆胡外寇以躡其後運漕隔絕資食空懸
內乏外孤勢何得久羣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
之耆德忠肅義正勳庸弘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
稟規略以雪國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嶠雖怯劣忝據
一方賴忠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操
之士被褐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僕致
其私杖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
士稟義風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
率郭後軍趙襲三將與嶠戮力得有資憑且悲且慶若
朝廷之不泯也其各明率所統無後事機賞募之信明

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匹夫忠爲令
德爲仁由已萬里一契義不在言也時陶侃雖許自下
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龔登嶠重與侃書曰僕謂軍有進
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剋後
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在路次同赴此會
惟須仁公所統至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
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
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
蛇首尾相衛又唇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
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

休感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
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况社稷之難
惟僕偏當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
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疆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
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
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
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
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刑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
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
石投卵耳今出軍既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敗於

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時殺侃子瞻由
是侃激勵遂率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戎卒六萬旌旗
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頭次于蔡洲侃
屯查浦嶠屯沙門浦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爲首尾見嶠
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爲四公子之事今果然
矣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石頭時峻軍多馬南軍杖舟
楫不敢輕與交鋒用將軍李根計據白石築壘以自固
使庾亮守之賊步騎萬餘來攻不下而退追斬二百餘
級嶠又於四望磯築壘以逼賊曰賊必爭之設伏以逸
待勞是制賊之一奇也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

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爲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但今歲計殄賊不爲晚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杖義故也峻約小豎爲海內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藉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

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友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躓爲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史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司徒王導因奏嶠侃錄尚書遣間使宣旨並讓不受賊將匡術以臺城來降爲逸所擊求救於嶠江州別駕羅洞曰今水暴長救之

不便不如攻楊杭楊杭軍若敗術圍自解嶠從之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舍抱天子奔于嶠船時陶侃雖爲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於嶠及賊滅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戶初嶠黨路永匡術賈寧中塗悉以衆歸順王導將裒顯之嶠曰術輩首亂罪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補前失全其首領爲幸已過何可復寵授哉導無以奪朝議將留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復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嶠借資蓄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燬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已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嶠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時年四十二江州士庶聞之莫不相顧而泣帝下黑書曰朕以眇身纂承洪緒不能光闡大道化洽時雍至乃狂狡潛天社稷危逼惟公明鑒特達識心經遠懼皇綱之不維忿凶寇之縱暴唱率羣后五州響應首啓戎行元惡授馘王室危而復安三光幽而復明功格宇宙勳著八表方賴大猷以拯區夏天不憖遺早世薨殂朕用痛悼于厥心夫裒德銘勳先王之明典今追贈公侍中大將軍持節都督

刺史公如故賜錢百萬布千匹謚曰忠武祠以太牢初
葬于豫章後朝廷追嶠勳德將爲造大墓於元明二帝
陵之北陶侃上表曰故大將軍嶠忠誠著於聖世勳義
感于人神非臣筆墨所能稱陳臨卒之際與臣書別臣
藏之篋笥時時省視每一思述未嘗不中夜撫膺臨飯
酸噎人之云亡嶠實當之謹寫嶠書上呈伏惟陛下旣
垂御省傷其情旨死不忘忠身沒黃泉追恨國恥獎臣
戮力救濟艱難使亡而有知抱恨結草豈樂今日勞費
之事願陛下慈恩停其移葬使嶠棺柩無風波之危魂
靈安於后土詔從之其後嶠後妻何氏卒子放之便載
喪還都詔葬建平陵北并贈嶠前妻王氏及何氏始安
夫人印綬放之嗣爵少歷清官累至給事黃門侍郎以
貧求爲交州朝廷許之王述與會稽王晟曰放之溫嶠
之子宜見優異而投之嶺外竊用愕然願遠存周禮近
參人情則望實惟允時竟不納放之旣至南海甚有威
惠將征林邑交阯太守杜寶別駕阮朗並不從放之以
其阻衆誅之勒兵而進遂破林邑而還卒于官弟式之
新建縣侯位至散騎常侍

郗鑒

子愔

愔子超

愔弟曇

鑒叔父隆

都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慮之玄孫也少
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詠不倦以儒雅著名不應
州命趙王倫辟爲掾知倫有不臣之迹稱疾去職及倫
篡其黨皆至大官而鑒閉門自守不染逆節惠帝反正
參司空軍事累遷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東海王越辟
爲主簿舉賢良不行征東大將軍苟晞檄爲從事中郎
晞與越方以力爭鑒不應其召從兄旭晞之別駕恐禍
及已勸之赴召鑒終不迴晞亦不之逼也及京師不守
寇難鋒起鑒遂陷於陳午賊中邑人張寔先求交於鑒
鑒不許至是寔於午營來省鑒疾旣而卿鑒鑒謂寔曰

相與邦壤義不及通何可怙亂至此邪寔大慙而退午
以鑒有名於世將逼爲主鑒逃而獲免午尋潰散鑒得
歸鄉里于時所在饑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義者相
與資贍鑒復分所得以贖宗族及鄉曲孤老賴而全濟
者甚多咸相謂曰今天子播越中原無伯當歸依仁德
可以後亡遂共推鑒爲主舉千餘家俱避難於魯之嶧
山元帝初鎮江左承制假鑒龍驤將軍兗州刺史鎮鄒
山時荀藩用李述劉琨用兄子演並爲兗州各屯一郡
以力相傾闔州編戶莫知所適又徐龕石勒左右交侵
日尋于戈外無救援百姓饑饉或掘野鼠蟄鷺而食之

終無叛者三年間衆至數萬帝就加輔國將軍都督兗
州諸軍事永昌初徵拜領軍將軍既至轉尚書以疾不
拜時明帝初卽位王敦專制內外危逼謀杖鑿爲外接
由是拜安西將軍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假節
鎮合肥敦忌之表爲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敦相見
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以實
豈勝滿武秋邪鑿曰儼人必于其倫彥輔道韻平淡體
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
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
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

相方其不減明矣鑿曰丈夫既潔身北面義同在三豈
可偷生屈節覩顏天壤邪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
耳敦素懷無君之心聞鑿言入忿之遂不復相見拘留
不遣敦之黨與譖毀日至鑿舉止自若初無懼心敦謂
錢鳳曰郗道徽儒雅之士名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還
臺鑿遂與帝謀滅敦既而錢鳳攻逼京都假鑿節加衛
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鑿以無益事實固辭不受軍號
時議者以王含錢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軍
勢未成大駕自出距戰鑿曰羣逆縱逸其勢不可當可
以算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百姓懲

往年之暴皆人自爲守乘逆順之勢何往不剋且賊無
經略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合
謀猷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彊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
敗於呼吸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
從之鑒以尚書令領諸屯營及鳳等平溫嶠上議請宥
敦佐吏鑒以爲先王崇君臣之教故貴伏死之節昏亡
之主故開待放之門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居迷亂之
朝無出關之操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又奏錢鳳母年八
十宜蒙全宥乃從之封高平侯賜絹四千八百匹帝以
其有器望萬機動靜輒問之乃詔鑒特草上表疏以從
簡易王導議欲贈周札官鑒以爲不合語在札傳導不
從鑒於是駁之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
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爲幽厲邪
朝臣雖無以難而不能從俄而遷車騎將軍都督徐兗
青三州軍事兗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尋而帝崩鑒與王
導卞壹溫嶠庾亮陸曄等並受遺詔輔少主進位車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咸和初領徐州刺
史及祖約蘇峻反鑒聞難便欲率所領東赴詔以北寇
不許於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都尋而王師
敗績矩遂退還中書令庾亮宣太后口詔進鑒爲司空

鑿去賊密邇城孤糧絕人情業業莫有固志奉詔流涕
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
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十國之紀陵汨五常侮弄神器遂
制脅幽主拔本塞原殘害忠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
靡所依歸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咸願奉辭罰罪以
除元惡昔戎狄泯周齊桓糾盟董卓陵漢羣后致討義
存君親古今一也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
存報國凡我同盟既盟之後戮力一心以救社稷若二
寇不梟義無偷安有渝此盟明神殛之鑿登壇慷慨三
軍爭爲用命乃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平南將軍溫

嶠曰今賊謀欲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
害旣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靜鎮京口清壁以待
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旣斷糧運自絕不過百
日必自潰矣嶠深以爲然及陶侃爲盟主進鑿都督揚
州八郡軍事時撫軍將軍王舒輔軍將軍虞潭皆受鑿
節度率衆渡江與侃會于茄子浦鑿築白石壘而據之
會舒潭戰不利鑿與後將軍郭默還丹徒立大業曲阿
凌亭二壘以距賊而賊將張健來攻大業城中乏水郭
默窘迫遂突圍而出三軍失色叅軍曹納以爲大業京
口之扞一旦不守賊方軌而前勸鑿退還廣陵以俟後

舉璽乃大會僚佐責納曰吾蒙先帝厚顧荷託付之重
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疆寇在郊衆心危迫君腹
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率先義衆鎮一二三軍邪將
斬之久而乃釋會峻死大業圍解及蘇逸等走吳興璽
遣參軍李閔追斬之降男女萬餘口拜司空加侍中解
八郡都督更封南昌縣公以先爵封其子曇時賊帥劉
徵聚衆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璽遂城京口加都督揚
州之晉陵吳郡諸軍事率衆討平之進位太尉後以寢
疾上疏遜位曰臣疾彌留遂至沉篤自忖氣力差理難
冀有生有死自然之分但忝位過才曾無以報上慙先
帝下愧日月伏枕哀歎抱恨黃泉臣今虛乏救命朝夕
輒以府事付長史劉遐乞骸骨歸丘園惟願陛下崇山
海之量弘濟大猷任賢使能事從簡易使康哉之歌復
興於今則臣雖死猶生之日耳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
或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
恩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
若當北渡必啓寇心太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
可以爲都督徐州刺史臣亡兄息晉陵內史邁謙愛養
士其爲流亡所宗又是臣門戶子弟堪任兗州刺史公
家之事知無不爲是以敢希祁奚之舉疏奏以蔡謨爲

鑒軍司鑒尋薨時年七十一帝朝晡哭于朝堂遣御史
持節護喪事贈一依溫嶠故事冊曰惟公道德沖遠體
識弘遠忠亮雅正行爲世表歷位內外勲庸彌著乃者
約峻狂狡毒流朝廷社稷之危賴公以寧功侔古烈勳
邁桓文方倚大猷藩翼時難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
震悼于厥心夫爵以顯德諡以表行所以崇明軌迹丕
揚徽勛今贈太宰諡曰文成祠以太宰魂而有靈嘉茲
寵榮初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
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
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
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
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爲剡縣令鑒之薨也翼追撫育
之恩解職而歸席苦心喪三年二子愔曇

愔字方回少不交競弱冠除散騎侍郎不拜性至孝居
父母憂殆將滅性服闋襲爵南昌公徵拜中書侍郎驃
騎何充輔政征北將軍褚裒鎮京口皆以愔爲長史再
遷黃門侍郎時吳郡守闕欲以愔爲太守愔自以資望
少不宜超莅大郡朝議嘉之轉爲臨海太守會弟曇卒
益無處世意在郡優游頗稱簡默與姊夫王羲之高士
許恂並有邁世之風俱棲心絕穀脩黃老之術後以疾

去職乃築宅章安有終焉之志十許年間人事頓絕簡文帝輔政與尚書僕射江彪等薦愔以爲執德存正識懷沉敏而辭職遺榮有不拔之操成務須才豈得遂其獨善宜見徵引以參政術於是徵爲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旣到更除太常固讓不拜深抱冲退樂補遠郡從之出爲輔國將軍會稽內史大司馬桓溫以愔與徐兗有故義乃遷愔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雖居藩鎮非其好也俄屬桓溫北伐愔請督所部出河上用其子超計以已非將帥才不堪軍旅又固辭解職勸溫并領已所統轉冠軍將軍會稽內史及帝踐阼就加鎮軍都督浙江東五郡軍事久之以年老乞骸骨因居會稽徵拜司空詔書優美敦獎殷勤固辭不起大元九年卒時年七十二追贈侍中司空諡曰文穆三子超融冲超最知名

超字景興一字嘉賓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交游士林每存勝拔善談論義理精微愔事天師道而超奉佛愔又好聚斂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其任心獨詣皆此類也桓溫辟爲征西大將軍掾溫遷大司馬又轉爲叅軍溫英氣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遂傾意禮待超亦深

自結納時王珣爲溫主簿亦爲溫所重府中語曰髯叅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尋除散騎侍郎時惜在北府徐州人多勁悍溫恒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惜居之而惜暗於事機遣牋詣溫欲共獎王室脩復園陵超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牋自陳老病甚不堪人間乞閑地自養溫得牋大喜卽轉惜爲會稽太守溫懷不軌欲立霸王之基超爲之謀謝安與王坦之嘗詣溫論事溫令超帳中臥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太和中溫將伐慕容氏於臨漳超諫以道遠汴水又淺運道不通溫不從遂引軍自濟入河超又進策於溫曰清水入河無通運理若寇不戰運道又難因資無所實爲深慮也今盛夏悉力徑造鄴城彼伏公威略必望陣而走退還幽朔矣若能決戰呼吸可定設欲城鄴難爲功力百姓布野盡爲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但恐此計輕決公必務其持重耳若此計不從便當頓兵河濟控引糧運令資儲充備足及來夏雖如賒遲終亦濟剋若舍此二策而連軍西進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日月相引僂俛秋冬船道澁滯且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不可以涉冬此大限闕非惟無食而已溫不從果有枋頭之敗溫深

慙之尋而有壽陽之捷問超曰此足以雪枋頭之恥乎
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既而超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
公都有慮不溫曰卿欲有所言邪超曰明公既居重任
天下之責將歸於公矣若不能行廢立大事爲伊霍之
舉者不足鎮壓四海震服宇內豈不可深思哉溫既素
有此計深納其言遂定廢立超始謀也遷中書侍郎謝
安嘗與王文度共詣超日旰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
不能爲性命忍俄頃邪其權重當時如此轉司徒左長
史母喪去職常謂其父名公之子位遇應在謝安右而
安入掌機權情優游而已恒懷憤憤發言慷慨由是與
謝氏不穆安亦深恨之服闋除散騎常侍不起以爲臨
海太守加宣威將軍不拜年四十二先惜卒初超雖實
黨桓氏以惜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箱書付門
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慙爲弊我亡後若大
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惜後果哀悼成疾門生
依旨呈之則悉與溫往反密計惜於是大怒曰小子死
恨晚矣更不復哭凡超所交友皆一時美秀雖寒門後
進亦拔而友之及死之日貴賤操筆而爲誄者四十餘
人其爲衆所宗貴如此王獻之兄弟自超未亡見惜常
躡履問訊甚脩舅甥之禮及超死見惜慢怠展而候之

命席便遷延辭避情每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子敢爾邪性好聞人棲遁有能辭榮拂衣者超爲之起屋宇作器服畜僕豎費百金而不吝又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于時風流勝賞莫不崇敬以爲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而遁常重超以爲一時之雋甚相知賞超無子從弟儉之以子僧施嗣

僧施字惠脫襲爵南昌公弱冠與王綏桓胤齊名累居清顯領宣城內史入補丹楊尹劉毅鎮江陵請爲南蠻校尉假節與毅俱誅國除

曇字重熙少賜爵東安縣開國伯司徒王導辟祕書郎朝論以曇名臣之子每逼以憲制年三十始拜通直散騎侍郎遷中書侍郎簡文帝爲撫軍引爲司馬尋除尚書吏部郎拜御史中丞時北中郎苟羨有疾朝廷以曇爲羨軍司加散騎常侍頃之羨徵還仍除北中郎將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鎮下邳後與賊帥傅末波等戰失利降號建威將軍尋卒年四十二追贈北中郎諡曰簡子恢嗣
恢字道胤少襲父爵散騎侍郎累遷給事黃門侍郎領太子右衛率恢身長八尺美鬚髯孝武帝深器之以爲有藩伯之望會朱序自表去職擢恢爲梁秦雍司荆揚

并等州諸軍事建威將軍雍州刺史假節鎮襄陽恢甚得關隴之和降附者動有千計初姚萇將竇衝來降拜東羌校尉衝後舉兵反入漢川襲梁州時關中有巴蜀之衆皆背萇據弘農以結苻登而登署衝爲左丞相徙屯華陰河南太守楊佺期遣上黨太守荀靜戍皇天塢以距之衝數來攻恢遣將軍趙睦守金墉城而佺期率衆次湖城討衝走之尋而慕容垂圍慕容末於潞川末窮蹙遣其子弘求救於恢并獻玉璽一紐恢獻璽於臺又陳垂若并未其勢難測今於國計謂宜救末末垂並存自爲仇讎連雞不棲無能爲患然後乘機雙斃則河北可平孝武帝以爲然詔王恭庾楷救之未及發而末沒楊佺期以疾去職恢以隨郡太守夏侯宗之爲河南太守戍洛陽姚萇遣其子略攻湖城及上洛又使其將楊佛嵩圍洛陽恢遣建武將軍辛恭靜救洛陽梁州刺史王正胤率衆出子午谷以爲聲援略懼而退恢以功進征虜將軍又領秦州刺史加督隴上軍時魏氏疆盛山陵危逼恢遣江夏相鄧啓方等以萬人距之與魏主拓跋珪戰于滎陽大敗而還及王恭討王國寶桓玄殷仲堪皆舉兵應恭恢與朝廷倚角玄等襄陽太守夏侯宗之府司馬郭毗並以爲不可恢皆殺之旣而玄等退

守尋陽以恢爲尚書將家還都至楊口仲堪陰使人於道殺之及其四子託以羣蠻所殺喪還京師贈鎮軍將軍子循嗣

隆字弘始嘗亮有匪躬之節初爲尚書郎轉左丞在朝爲百寮所憚坐漏洩事免頃之爲吏部郎復免補東郡太守隆少爲趙王倫所善及倫專擅召爲散騎常侍倫之篡也以爲揚州刺史寮屬有犯輒依臺閣峻制繩之遠近咸怨尋加寧東將軍未拜而齊王冏檄至中州人在軍者皆欲赴義隆以兄子鑿爲趙王掾諸子悉在京洛故猶豫未決主簿趙誘前秀才虞潭曰隆曰當今上

計明使君自將精兵徑赴齊王中計明使君可留督攝速遣猛將率精兵疾赴下計示遣兵將助而稱背倫隆素敬別駕顧彥密與謀之彥曰趙誘下計乃上策也西曹留承聞彥言請見曰不審明使君當令何施隆曰我俱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惟欲守州而已承曰天下者世祖皇帝之天下也太上承代已積十年今上取四海不平齊王應天順時成敗之事可見使君若顧二帝自可不行宜急下檄文速遣精兵猛將若其疑惑此州豈可得保也隆無所言而停檄六日時寧遠將軍陳留王邃領東海都尉鎮石頭隆軍人西赴邃甚衆隆遣從事於

牛渚禁之不得止將士憤怒夜扶藁爲主而攻之隆父子皆死顧彥亦被害誣隆聚合遠近圖爲不軌隆之死也時議莫不痛惜焉

史臣曰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資乎愛親自家刑國於斯極矣太真性履純深譽流邦族始則承顏候色老萊弗之加也旣而辭親蹈義申胥何以尚焉封狐萬里投軀而弗顧楔窳千羣探穴而忘死竟能宣力王室揚名本朝負荷受遺繼之全節言念主辱義聲動於天地祗赴國屯信誓明於日月枕戈雨泣若雪分天之仇皇輿旋軫卒復夷庚之躅微夫人之誠懇大盜幾移國乎道微儒雅柔而有正協德始安頗均連璧方回踵武奕世登台露冕爲飾援高人以同志抑惟大隱者歟愛子云亡省遺文而輟泣殊有大義之風矣

贊曰太真懷貞勤宣乃誠謀敦翦峻奮節摘名道微忠勁高芬遠映情克負荷超慙雅正

晉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首爨虫

晉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顧榮

顧榮字彥先吳國吳人也為南土著姓祖雍吳丞相父
穆宜都太守榮機神朗悟弱冠仕吳為黃門侍郎太子
輔義都尉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為三俊例
拜為郎中歷尚書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恒縱酒酣暢

長熙五年手重修

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會趙
王倫誅淮南王允收允寮屬付廷尉皆欲誅之榮平心
處當多所全宥及倫篡位倫子虔爲大將軍以榮爲長
史初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
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
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爲督率遂救之得
免齊王冏召爲大司馬主簿冏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
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長樂馮熊熊謂冏長史
葛旟曰以顧榮爲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機不復
計南北親疎欲平海內之心也今府大事殷非酒客之
政旟曰榮江南望士且居職日淺不宜輕代易之熊曰
可轉爲中書侍郎榮不失清顯而府更收實才旟然之
白冏以爲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
醉而後醒邪榮懼罪乃復更飲與州里楊彥明書曰吾
爲齊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
耳及冏誅榮以討葛旟功封嘉興伯轉太子中庶子長
沙王乂爲驃騎復以榮爲長史乂敗轉成都王穎丞相
從事中郎惠帝幸臨漳以榮兼侍中遣行園陵會張方
據洛不得進避之陳留及帝西遷長安徵爲散騎常侍
以世亂不應遂還吳東海王越聚兵於徐州以榮爲軍

五言卷之八 五傳 二二
諮祭酒屬廣陵相陳敏反南渡江逐楊州刺史劉機丹
陽內史王曠阻兵據州分置子弟爲列郡收禮豪桀有
孫氏鼎峙之計假榮右將軍丹陽內史榮數踐危亡之
際恒以恭遜自勉會敏欲誅諸士人榮說之曰中國喪
亂胡夷內侮觀太傅今日不能復振華夏百姓無復遺
種江南雖有石冰之寇人物尚全榮常憂無實氏孫劉
之策有以存之耳今將軍懷神武之略有孫吳之能功
勳效於已著勇略冠於當世帶甲數萬舳艫山積上方
雖有數州亦可傳檄而定也若能委信君子各得盡懷
散蒂芥之恨塞讒諂之口則大事可圖也敏納其言悉
引諸豪族委任之敏仍遣甘卓出橫江堅甲利器盡以
委之榮私於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
事勢當有濟理不敏旣常才本無大略政令反覆計無
所定然其子弟各已驕矜其敗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
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
甘卓之首豈惟一身顛覆辱及萬世可不圖之卓從之
明年周玘與榮及甘卓紀瞻潛謀起兵攻敏榮發橋斂
舟於南岸敏率萬餘人出不獲濟榮麾以羽扇其衆潰
散事平還吳永嘉初徵拜侍中行至彭城見禍難方作
遂輕舟而還語在紀瞻傳元帝鎮江東以榮爲軍司加

散騎常侍凡所謀畫皆以諮焉榮既南州望士躬處右
職朝野甚推敬之時帝所幸鄭貴嬪有疾以祈禱頗廢
萬機榮上牋諫曰昔文王父子兄弟乃有三聖可謂窮
理者也而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哉誠
以一日萬幾不可不理一言蹉跌患必及之故也當今
衰季之末屬亂離之運而天子流播豺狼塞路公宜露
營野次星言夙駕伏軾怒蛙以募勇士懸膽於庭以表
辛苦貴嬪未安藥石實急禱祀之事誠復可脩豈有便
塞叅佐白事斷賓客問訊今疆賊臨境流言滿國人心
驚端去就紛紜願沖虛納下廣延雋彥思畫今日之要
塞鬼道淫祀弘九合之勤雪天下之恥則羣生有賴開
泰有期矣時南土之士未盡才用榮又言陸士光貞正
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款盡誠膽幹殊快殷慶元質
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
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為公望賀生沉
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
皆南金也書奏皆納之六年卒官帝臨喪盡哀欲表贈
榮依齊王功臣格吳郡內史殷祐牋曰昔賊臣陳敏憑
寵藉權滔天作亂兄弟姻婭盤固州郡威逼士庶以為
臣僕于時賢愚計無所出故散騎常侍安東軍司嘉興

伯顧榮經德體道謀猷弘遠忠貞之節在困彌厲崎嶇
艱險之中逼迫姦逆之下每惟社稷發憤忼愾密結腹
心同謀致討信著羣士名冠東夏德聲所振莫不響應
荷戈駿奔其會如林榮躬當矢石爲衆率先忠義奮發
忘家爲國歷年逋寇一朝土崩兵不血刃蕩平六州勳
茂上代義彰天下伏聞論功依故大司馬齊王格不在
帷幕密謀參議之例下附州征野戰之比不得進爵拓
土賜拜子弟遐邇同歎江表失望齊王親則近屬位爲
方嶽杖節握兵都督近畿外有五國之援內有宗室之
助稱兵彌時役連天下元功雖建所喪亦多榮衆無一
旅任非藩翰孤絕江外王命不通臨危獨斷以身殉國
官無一金之費人無終朝之勞元惡旣殄高尚成功封
閉倉廩以俟大軍故國安物阜以義成俗今日匡霸事
舉未必不由此而隆也方之於齊疆弱不同優劣亦異
至於齊府參佐扶義助疆非創謀之主皆錫珪受瑞或
公或侯榮首建密謀爲方面盟主功高元帥賞卑下佐
上虧經國紀功之班下孤忠義投命之士夫考績幽明
王教所崇况若榮者濟難寧國應天先事歷觀古今未
有立功若彼酬報如此者也由是贈榮侍中驃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元及帝爲晉王追封爲公開國食

晉書卷之八十八 列傳 五
邑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座吳郡張翰哭之
慟既而上牀鼓琴數曲撫琴而歎曰顧彥先復能賞此
不因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子毗嗣官至散騎侍郎

紀瞻

紀瞻字思遠丹楊秣陵人也祖亮吳尚書令父陟光祿
大夫瞻少以方直知名吳平徙家歷陽郡察孝廉不行
後舉秀才尚書郎陸機策之曰昔三代明王啓建洪業
文質殊制而令名一致然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朴救朴
莫若敬殷人革而脩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
矯而變焉文之弊也薄救薄則又反之於忠然則王道
之反覆其無一定邪亦所祖之不同而功業各異也自
無聖王人散乂矣三代之損益百姓之變遷其故可得
而聞邪今將反古以救其弊明風以蕩其穢三代之制
將何所從太古之化有何異道瞻對曰瞻聞有國有家
者皆欲邁化隆政以康庶績垂歌億載末傳于後然而
俗變事弊得不隨時雖經聖哲無以易也故忠弊質野
敬失多儀周鑒二王之弊崇文以辯等差而流遁者歸
薄而無款誠款誠之薄則又反之於忠三代相循如水
濟火所謂隨時之義救弊之術也羲皇簡朴無爲而化
後聖因承所務或異非賢聖之不同世變使之然耳今

大晉闡元聖功日躋承天順時九有一貫荒服之君莫不來同然而大道既往人變由乂謂當今之政宜去文存朴以反其本則兆庶漸化太和可致也又問在昔哲王象事備物明堂所以崇上帝清廟所以寧祖考辟雍所以班禮教太學所以講藝文此蓋有國之盛典爲邦之大司亡秦廢學制度荒闕諸儒之論損益異物漢氏遺作居爲異事而蔡邕月令謂之一物將何所從對曰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敬恭明祀永光孝道也其大數有六古者聖帝明王南面而聽政其六則以明堂爲主又其正中皆云太廟以順天時施行法令宗祀養老訓學講肄朝諸侯而選造士備禮辨物一教化之由也故取其宗祀之類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園如璧則曰璧雍異名同事其實一也是以蔡邕謂之一物又問庶明亮采故時雍穆唐有命旣集而多士隆周故書稱明良之歌易貴金蘭之美此長世所以廢興有邦所以崇替夫成功之君勤於求才立名之士急於招世理無世不對而事千載恒背古之興王何道而如彼後之衰世何闕而如此對曰興隆之政務在得賢清平之化急於拔才故二八登

庸則百揆序有亂十人而天下泰武丁擢傅巖之徒周
文攜渭濱之士居之上司委之國政故能龍奮天衢垂
勳百代先王身下白屋搜揚及陋使山無扶蘇之才野
無伐檀之詠是以化厚物感神祇來應翔鳳飄飄甘露
豐隆醴泉吐液朱草自生萬物滋茂日月重光和氣四
塞大道以成序君臣之義敦父子之親明夫婦之道別
長幼之宜自九州被八荒海外移心重譯入貢頌聲穆
穆南面垂拱也今貢賢之塗已闔而教學之務未廣是
以進競之志恒銳而務學之心不脩若闢四門以延造
士宣五教以明令德考績殿最審其優劣厝之百寮置
之羣司使調物度宜節宣國典必協濟康哉符契往代
明良來應金蘭復存也又問昔唐虞垂五刑之教周公
明四罪之制故世歎清問而時歌緝熙姦宄旣殷法物
茲有叔世崇三辟之文暴秦加族誅之律淫刑淪胥虐
濫已甚漢魏遵承因而弗革亦由險泰不同而救世異
術不得已而用之故也寬剋之中將何立而可族誅之
法足爲末制與不對曰二儀分則兆庶生兆庶生則利
害作利害之作有由而然也太古之時化道德之教賤
勇力而貴仁義仁義貴則疆不陵弱衆不暴寡三皇結
繩而天下泰非惟象刑緝熙而已也且太古知法所以

遠獄及其末不失有罪是以獄用彌繁而人彌暴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叔世道衰既興三辟而文公之弊又加族誅淫刑淪胥感傷和氣化染後代不能變改故漢祖指麾而六合響應魏承漢末因而未革將以俗變由久權時之宜也今四海一統人思反本漸尚簡樸則貪夫不競尊賢黜否則不仁者遠爾則斟參夷之刑除挾誅之律品物各順其生緝熙異世而偕也又問曰夫五行迭代陰陽相須二儀所以陶育四時所以化生易稱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象之作相須之道也若陰陽不調則六數不得不否一氣偏廢則萬物不得獨成此應同之至驗不偏之明證也今有溫泉而無寒火其故何也思聞辯之以釋不同之理對曰蓋聞陰陽升降山澤通氣初九純卦潛龍勿用泉源所託其溫宜也若夫水潤下火炎上剛柔燥濕自然之性故陽動而外陰靜而內內性柔弱以含容爲質外動剛直以外接爲用是以金水之明內鑒火日之光外輝剛施柔受陽勝陰伏水之受溫含容之性也又問曰夫窮神知化才之盡稱備物致用功之極目以之爲政則黃羲之規可踵以之革亂則玄古之風可紹然而唐虞密皇人之潤網夏殷繁帝者之約法機心起而日進淳

德往而莫返豈太樸一離理不可振將聖人之道稍有
降殺邪對曰政因時以興機隨物而動故聖王究窮通
之源審始終之理適時之宜期於濟世皇代質朴禍難
不作結繩爲信人知所守大道旣離智惠擾物夷險不
同否泰異數故唐虞密皇人之綱夏殷繫帝者之法皆
廢興有由輕重以節此窮神之道知化之術隨時之宜
非有降殺也永康初州又舉寒素大司馬辟東閣祭酒
其年除鄆陵公國相不之官明年左降松滋侯相太安
中棄官歸家與顧榮等共誅陳敏語在榮傳召拜尚書
郎與榮同赴洛在塗共論易太極榮曰太極者蓋謂混
沌之時矇昧未分日月含其輝八卦隱其神天地混其
體聖人藏其身然後廓然旣變清濁乃陳二儀著象陰
陽交泰萬物始萌六合闡拓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
生誠易之太極也而王氏云太極天地愚謂未當夫兩
儀之謂以體爲稱則是天地以氣爲名則名陰陽今若
謂太極爲天地則是天地自生無生天地者也老子又
云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資始冲氣以爲和原元氣之本
求天地之根恐疑以此爲準也瞻曰昔庖犧畫八卦陰
陽之理盡矣文王仲尼係其遺業三聖相承共同一致

稱易準天無復其餘也夫天清地平兩儀交泰四時推移日月輝其間自然之數雖經諸聖孰知其始吾子云矇昧未分豈其然乎聖人人也安得混沌之初能藏其身於未分之內老氏先天之言此蓋虛誕之說非易者之意也亦謂吾子神通體解所不應疑意者直謂太極極盡之稱言其理極無復外形外形既極而生兩儀王氏指向可謂近之古人舉至極以爲驗謂二儀生於此非復謂有父母若必有父母非天地其孰在榮遂止至徐州聞亂日甚將不行會刺史裴盾得東海王越書若榮等顧望以軍禮發遣乃與榮及陸玩等各解船棄車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還揚州元帝爲安東將軍引爲軍諮祭酒轉鎮東長史帝親幸瞻宅與之同乘而歸以討周馥華軼功封都鄉侯石勒入寇加揚威將軍都督京口以南至蕪湖諸軍事以距勒勒退除會稽內史時有詐作大將軍府符收諸暨令令已受拘瞻覺其詐便破檻出之訊問使者果伏詐妄尋遷丞相軍諮祭酒論討陳敏功封臨湘縣侯西臺除侍中不就及長安不守與王導俱入勸進帝不許瞻曰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觀古人之成敗今世事舉目可知不爲難見二帝失御宗廟虛廢神器去晉于今二載梓宮未

殞人神失御陛下膺錄受圖特天所授使六合革面還
荒來庭宗廟既建神主復安億兆向風殊俗畢至若列
宿之縮北極百川之歸巨海而猶欲守匹夫之謙非所
以闡七廟隆中興也但國賊宜誅當以此屈已謝天下
耳而欲逆天時違人事失地利三者一去雖復傾匡於
將來豈得救祖宗之危急哉適時之宜萬端其可綱維
大業者惟理與當晉祚屯否理盡於今促之則得可以
隆中興之祚縱之則失所以資姦寇之權此所謂理也
陛下身當厄運纂承帝緒顧望宗室誰復與讓當承大
位此所謂當也四祖廓開宇宙大業如此今五都燔爇
宗廟無主劉載竊弄神器於西北陛下欲高讓於東
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臣等區區尚所不許况大人
與天地合德日月並明而可以失機後時哉帝猶不許
使殿中將軍韓續徹去御坐瞻叱續曰帝坐上應星宿
敢有動者斬帝爲之改容及帝踐位拜侍中轉尚書上
疏諫諍多所匡益帝甚嘉其忠烈會久疾不堪朝請上
疏曰臣疾疢不痊曠廢轉乂比陳誠款未見哀察重以
尸素抱罪枕席憂責之重不知垂沒之餘當所投厝臣
聞易失者時不再者年故古之志士義人負鼎趣走商
歌於市誠欲及時效其忠規名傳不朽也然失之者億

萬得之者一兩耳常人之情貪求榮利臣以凡庸邂逅
遭遇勞無負鼎口不商歌橫逢大運頻煩饕竊雖思慕
古人自效之志竟無毫釐報塞之效而犬馬齒衰衆疾
廢頓僵臥救命百有餘日叩棺曳衾日頓一日如復天
假之年蒙陛下行葦之惠適可薄存性命枕息陋巷亦
無由復廁八坐升降臺閣也臣目冥齒墮胸腹冰冷創
旣不差足復偏跛爲病受困旣以荼毒七十之年禮典
所遺衰老之徵皎然露見臣雖欲勤自藏護隱伏何地
臣之職掌戶口租稅國之所重方今六合波盪人未安
居始被大化百度草創發卒轉運皆須人力以臣平曠
兼以晨夜尚不及事今俟命漏刻而當久停機職使王
事有廢若朝廷以之廣恩則憂責日重以之序官則官
廢事弊須臣差則臣日月衰退今以天慈使官曠事滯
臣受偏私之宥於大望亦有虧損今萬國革面賢俊比
跡而當虛停好爵不以縻賢以臣穢病之餘妨官固職
誠非古今黜進之急惟陛下割不已之仁賜以赦惟隕
仆之日得以藉尸時銓俊又使官脩事舉臣免罪戮死
生厚幸因以疾免尋除尚書右僕射屢辭不聽遂稱病
篤還第不許時邳鑿據鄒山屢爲石勒等所侵逼瞻以
鑿有將相之材恐朝廷棄而不恤上疏請徵之曰臣聞

皇代之興必有爪牙之佐干城之用帝王之利器也故
虞舜舉十六相而南面垂拱伏見前輔國將軍郗鑒少
立高操體清望峻文武之略時之良幹昔與戴若思同
辟推放荒地所在孤特衆無一旅救援不至然能綏集
殘餘據險歷載遂使凶寇不敢南侵但士衆單寡無以
立功既統名州又爲常伯若使鑒從容臺闈出內王命
必能盡抗直之規補袞職之闕自先朝以來諸所授用
已有成比戴若思以尚書爲六州都督征西將軍復加
常侍劉隗鎮北陳軫鎮東以鑒年時則與若思同以資
則俱八坐况鑒雅望清重一代名器聖明以至公臨天

下惟平是與是以臣寢頓陋巷思盡聞見惟開聖懷垂
問臣導冀有毫釐萬分之一明帝嘗獨引瞻於廣室慨
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欲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
便其一瞻辭讓帝曰方欲與君善語復云何崇謙讓邪
瞻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雅正俄轉領軍將軍當時
服其嚴毅雖恒疾病六軍敬憚之瞻以久病請去官不
聽復加散騎常侍及王敦之逆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
爲朕臥護六軍所益多矣乃賜布千匹瞻不以歸家分
賞將士賊平復自表還家帝不許固辭不起詔曰瞻忠
亮雅正識局經濟屢以年耆病久遂巡告誠朕深明此

操重違高志今聽所執其以爲驃騎將軍常侍如故服物制度一按舊典遣使就拜止家爲府尋卒時年七十二冊贈本官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穆遣御史持節監護喪事論討王含功追封華容子降先爵二等封次子一人亭侯瞻性靜默少交遊好讀書或手自抄寫凡所著述詩賦牋表數十篇兼解音樂殆盡其妙厚自奉養立宅於烏衣巷館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翫焉慎行愛士老而彌篤尚書閔鴻太常薛兼廣川太守河南褚沉給事中宣城章遼歷陽太守沛國武嘏並與瞻素疎咸藉其高義臨終託後於瞻瞻悉營護其家爲起居宅同於骨肉焉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機被誅瞻卹其家周至及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長子景早卒景子友嗣官至廷尉景弟鑒太子庶子大將軍從事中郎先瞻卒

賀循

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也其先慶普漢世傳禮世所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博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爲侍中避安帝父諱改爲賀氏曾祖齊仕吳爲名將祖景滅賊校尉父邵中書令爲孫皓所殺徙家屬邊郡循少嬰家難流放海隅吳平乃還本郡操尚高厲童胤不羣言行進止必以禮讓國相丁乂請爲五官掾刺史嵇喜舉秀才

除陽羨令以寬惠爲本不求課最後爲武康令俗多厚
葬及有拘忌迴避歲月停喪不葬者循皆禁焉政教大
行鄰城宗之然無援於朝久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上疏
薦循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服膺道
素風操凝峻歷試二城刑政肅穆前蒸陽令郭訥風度
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悟才足幹事循守下縣編名凡
悴訥歸家巷棲遲有年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居在遐
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爲
恨恨臣等伏思臺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顯
路惠及外州而已誠以庶土殊風四方異俗壅隔之害

遠國益甚至於荆揚二州戶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
荊州江南乃無一人爲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
本心至於才望資品循可尚書郎訥可太子洗馬舍人
此乃衆望所積非但企及清塗苟充方選也謹條資品
乞蒙簡察久之召補太子舍人趙王倫篡位轉侍御史
辭疾去職後除南中郎長史不就會逆賊李辰起兵江
夏征鎮不能討皆望塵奔走辰別帥石冰略有揚州逐
會稽相張景以前寧遠護軍程超代之以其長史宰與
領山陰令前南平內史王矩吳興內史顧祕前秀才周
玘等唱義傳檄州郡以討之循亦合衆應之冰大將抗

寵有衆數千屯郡講堂循移檄於寵爲陳逆順寵遂遁走超與皆降一郡悉平循迎景還郡卽謝遣兵士杜門不出論功報賞一無豫焉及陳敏之亂詐稱詔書以循爲丹楊內史循辭以脚疾手不制筆又服寒食散露髮袒身示不可用敏竟不敢逼是時州內豪傑皆見維繫或有老疾就加秩命惟循與吳郡朱誕不豫其事及敏破征東將軍周馥上循領會稽相尋除吳國內史公車徵賢良皆不就元帝爲安東將軍復上循爲吳國內史與循言及吳時事因問曰孫皓嘗燒鋸截一賀頭是誰邪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賀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答帝甚愧之三日不出東海王越命爲參軍徵拜博士並不起及帝遷鎮東大將軍以軍司顧榮卒引循代之循稱疾篤牋疏十餘上帝遺之書曰夫百行不同故出處道殊因性而用各任其真耳當宇宙清泰彝倫攸敘隨運所遇動默在已或有遐棲高蹈輕舉絕俗逍遙養和恬神自足斯蓋道隆人逸勢使其然若乃時運屯弊主危國急義士救時驅馳拯世燭之武乘縶以入秦園綺彈冠而臣漢豈非大雅君子卷舒合道乎虛薄寡德忝備近親謬荷寵位受任方鎮殫服玄風景羨高矩常願棄結駟之軒軌策柴簞而造

門徒有其懷而無從賢之實者何良以寇逆殷擾諸夏
分崩皇居失御黎元荼毒是以日夜憂懷慷慨發憤志
在竭節耳前者顧公臨朝深賴高算元凱既登巢許獲
逸至於今日所謂道之云亡邦國殄悴羣望顛顛實在
君侯苟義之所在豈得讓勞居逸想達者亦一以貫之
也庶稟徽猷以弘遠規今上尚書屈德爲軍司謹遣叅
軍沈禎銜命奉授望必屈臨以副傾遲循猶不起及帝
承制復以爲軍諮祭酒循稱疾敦逼不得已乃舉疾至
帝親幸其舟側諮以政道循羸疾不堪拜謁乃就加朝
服賜第一區車馬牀帳衣褥等物循辭讓一無所受廷

尉張闔住在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
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出至
破岡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爲言及之闔聞
而遽毀其門詣循致謝其爲世所敬服如此時江東草
創盜賊多有帝思所以防之以問於循循答曰江道萬
里通涉五州朝貢商旅之所來往也今議者欲出宣城
以鎮江渚或欲使諸縣領兵愚謂今長威弱而兼才難
備發憚役之人而御之不肅恐未必爲用以循所聞江
中劇地惟有闔廬一處地勢險奧亡逃所聚特宜以重
兵備戍隨勢討除絕其根蒂沿江諸縣各有分界分界

之內官長所任自可度土分力多置亭候恒使徼行峻其綱目嚴其刑賞使越常科勤則有殊榮之報墮則有一身之罪謂於大理不得不肅所給人以時畚休役不至困代易有期按漢制十里一亭亦以防禁切密故也當今縱不能爾要宜籌量使力足相周若寇劫疆多不能獨制者可指其蹤跡言所在都督尋當致討今不明部分使所在百姓與軍家雜其徼備兩情俱墮莫適任負故所以徒有備名而不能爲益者也帝從之及愍帝卽位徵爲宗正元帝在鎮又表爲侍中道險不行以討華軼功將封鄉侯循自以臥疾私門固讓不受建武初爲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又以老疾固辭帝下令曰孤以寡德忝當大位若涉巨川罔知所憑循言行以禮乃時之望俗之表也實賴其謀猷以康萬機疾患有素猶望臥相規輔而固守撝謙自陳懇至此賢履信思順苟以讓爲高者也今從其所執於是改拜太常常侍如故循以九卿舊不加官今又疾患不宜兼處此職惟拜太常而已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爲世則潁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循議以爲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

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
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
議者以聖德沖遠未便改舊茲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
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
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
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
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爲一世而上毀二爲一世今以
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
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
論况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既無可毀之理則
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蓋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既
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
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
別出不爲廟中恒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
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諡
於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於七之舊例也又議
者以景帝俱已在廟則惠懷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
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所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
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
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既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

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
世數不足何足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
今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以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
高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爲三昭三穆并
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廟禮京兆潁川曾高之親豫
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
六世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旣云豫章先
毀又當重毀潁川此爲廟中之親惟從高祖已下無復
高祖以上二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二
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於

一王定禮所闕不少時尚書僕射刁協與循異議循答
義深備辭多不載竟從循議焉朝廷疑滯皆諮之於循
循輒依經禮而對爲當世儒宗其後帝以循清貧下令
曰循冰清玉潔行爲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蓋周
形而已屋室財庇風雨孤近造其廬以爲慨然其賜六
尺牀薦席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暢孤意焉循又讓
不許不得已留之初不服用及帝踐位有司奏琅邪恭
王宜稱皇考循又議曰按禮子不敢以已爵加父帝納
之俄以循行太子太傅太常如故循自以枕疾廢頓臣
節不脩上隆降尊之義下替交敘之敬懼非垂典之教

也累表固讓帝以循體德率物有不言之益敦厲備至
期於不許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循有羸疾而恭於接對
詔斷賓客其崇遇如此疾漸篤表乞骸骨上還印綬改
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帝臨軒遣使持節加印
綬循雖口不能言指麾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幸執手
流涕太子親臨者三焉往還皆拜儒者以為榮太興二
年卒時年六十帝素服舉哀哭之甚慟贈司空諡曰穆
將葬帝又出臨其柩哭之盡哀遣兼侍御史持節監護
皇太子追送近塗望船流涕循少玩篇籍善屬文博覽
衆書尤精禮傳雅有知人之鑒拔同郡楊方於卑陋卒

成名於世子隰康帝時官至臨海太守

楊方

楊方字公回少好學有異才初為郡鈴下威儀公事之
暇輒讀五經鄉邑未之知內史諸葛恢見而奇之待以
門人之禮由是始得周旋貴人間時虞喜兄弟以儒學
立名雅愛方為之延譽恢嘗遣方為文薦郡功曹主簿
虞預稱美之送以示循循報書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
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
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羣邪聞處舊黨之
中好有謙沖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喪人物

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願之如方者乃
荒菜之特苗鹵田之善秀姿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
植豐壤必成嘉穀足下才為世英位為朝右道隆化立
然後為貴昔許子將拔樊仲昭於賈豎郭林宗成龐德
公於畎畝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為難及也循途
稱方於京師司徒王導辟為掾轉東安太守遷司徒參
軍事方在都邑搢紳之士咸厚遇之自以地寒不願久
留京華求補遠郡欲閑居著述導從之上補高梁太守
在郡積年著五經鈎沉更撰吳越春秋并雜文筆皆行
於世以年老棄郡歸導將進之臺閣固辭還鄉里終於

家

薛兼

薛兼字令長丹楊人也祖綜任吳為尚書僕射父瑩有
名吳朝吳平為散騎常侍兼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
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為五儁初入
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察河南孝廉薛公
府除比陽相莅任有能名歷太子洗馬散騎常侍懷令
司空東海王越引為參軍轉祭酒賜爵安陽亭侯元帝
為安東將軍以為軍諮祭酒稍遷丞相長史甚勤王事
以上佐祿優每自約損取周而已進爵安陽鄉侯拜丹

楊太守中興建轉尹加秩中二千石遷尚書領太子少
傅自綜至兼三世傅東宮談者美之末昌初王敦表兼
爲太常明帝卽位加散騎常侍帝以東宮時師傅猶宜
盡敬乃下詔曰朕以不德夙遭閔凶猥以眇身託于王
公之上哀榮在疚靡所諮仰憂懷惴惴如臨于谷孔子
有云故雖天子必有尊也朕將祇奉先師之禮以諮有
德太宰西陽王秩尊望重在貴思降丞相武昌司空
卽丘子體道高邈勳德兼備先帝執友朕之師傅太常
安陽鄉侯訓保朕躬忠肅篤誠夫崇親尊賢先帝所重
朕見四君及書疏儀體一如東宮故事是歲卒詔曰太
常安陽鄉侯兼履德冲素盡忠恪已方賴德訓弘濟政
道不幸殂殞痛于厥心今遣持節侍御史贈左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魂而有靈嘉茲榮寵及葬屬玉敦作
逆朝廷多故不得議諡直遣使者祭以太牢子顯先兼
卒無後

史臣曰元帝樹基淮海百度權輿夢想羣材共康庶績
顧紀賀薛等並南金東箭世胄高門委質霸朝豫聞邦
政典憲資其刊輯帷幄佇其謀猷望重搢紳任惟元凱
官成名立光國榮家非惟感會所鍾抑亦材能斯至而
循位登保傅朝望特隆遂使鑿蹕降臨承明下拜雖西

漢之恩崇張禹東都之禮重桓榮弗是過也
贊曰彥先通識思遠方直薛旣清貞賀惟學植逢時遇
主搏風矯翼

遊腹或參姑不異精益直豈可參參
夫關家制司

晉書卷六十八終

晉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劉隗 孫波

劉隗字大連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後也父砥東光令隗
少有文翰起家祕書郎稍遷冠軍將軍彭城內史避亂
渡江元帝以爲從事中郎隗雅習文史善求人主意帝
深器遇之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時建康尉收護軍士

而爲府將墓取之隗奏免護軍將軍戴若思官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隗奏之帝下令曰詩稱殺禮多婚以會男女之無夫家正今日之謂也可一解禁止自今以後宜爲其防東閣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隗又奏之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父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顛等二十餘人同會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旣除而宴春秋猶譏况龕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龕官削侯爵顛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二月以肅其違從之丞相行參軍宋挺本揚州刺史劉陶門人陶亡後挺娶陶愛妾以爲小妻建興中挺又割盜官布六百餘匹正刑棄市遇赦免旣而奮武將軍阮抗請爲長史隗劾奏曰挺蔑其死主而專其室悖在三之義傷人倫之序當投之四裔以禦魑魅請除挺名禁錮終身而奮武將軍太山太守阮抗請爲長史抗緯文經武剖符東藩當庸勳忠良昵近仁賢而褒求贓污舉頑用器請免抗官下獄理罪奏可而挺病死隗又奏符旨挺已喪亡不復追貶愚忝意聞未達斯義昔鄭人斲于家之棺漢明追討史遷經傳褒貶皆追書先世數百年間非徒區區欲釐當時亦將作法垂於來世當朝亡夕沒便

無善惡也請曹如前追除挺名爲民錄妾還本顯證惡人班下遠近從之南中郎將王含以族彊顯貴驕傲自恣一請叅佐及守長二十許人多取非其才隗劾奏文致甚苦事雖被寢王氏深忌疾之而隗之彈奏不畏彊禦皆此類也建興中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而血逆流隗又奏曰古之爲獄必察五聽三槐九棘以求民情雖明庶政不敢折獄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是以明王哀矜用刑曹參去齊以市獄爲寄自頃蒸荒殺戮無度罪同斷異刑罰失宜謹按行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血著柱遂逆上終極柱末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百姓誼譁士女縱觀咸曰其寃伯息忠訴辭稱枉云伯督運訖去二月事畢代還無有稽乏受賕使役罪不及死軍是戍軍非爲征軍以乏軍興論於理爲枉四年之中供給運漕凡諸徵發租調百役皆有稽停而不以軍興論至於伯也何獨明之捶楚之下無求不得囚人畏痛飾辭應之理曹國之典刑而使忠等稱寃明時謹按從事中郎周筵法曹叅軍劉胤屬李匡幸荷殊寵並登列曹當思敦奉政道詳法慎殺使兆庶無枉人不稱訴而令伯枉同周青寃魂哭於幽都訴靈恨於黃泉嗟歎甚於杞梁血妖過於崩城故有隕霜之人夜哭

之鬼伯有晝見彭生爲豕刑殺失中妖青並見以古况
今其揆一也皆由筵等不勝其任請皆免官於是右將
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帝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
所由尋示愧懼思聞忠告以補其闕而引過求退豈所
望也由是導等一無所問晉國旣建拜御史中丞周嵩
嫁女門生斷道解廬斫傷二人建康左尉赴變又被斫
隗劾嵩兄顛曰顛幸荷殊寵列位上寮當崇明憲典協
和上下刑于左右以御于家邦而乃縱肆小人羣爲兇
害公於廣都之中白日刃尉遠近訕赫百姓誼譁虧損
風望漸不可長旣無大臣檢御之節不可對揚休命宜
加貶黜以肅其違顛坐免官太興初長兼侍中賜爵都
鄉侯尋代薛兼爲丹楊尹與尚書令刁協並爲元帝所
寵欲排抑豪彊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隗雖在外
萬機祕密皆豫聞之拜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
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率萬人鎮泗口初隗以王敦威
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腹心以鎮方隅故以譙王承
爲湘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爲都督敦甚惡之與隗書曰
順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
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
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曰魚相忘於江

湘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
敦得書甚怒及敦作亂以討隗爲名詔徵隗還京師百
官迎之於道隗岸憤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才協奏
請誅王氏不從有懼色率衆屯金城及敦剋石頭隗攻
之不拔入宮告辭帝雪涕與之別隗至淮陰爲劉遐所
襲攜妻子及親信二百餘人奔于石勒勒以爲從事中
郎太子太傅卒年六十一子綏初舉秀才除駙馬都尉
奉朝請隨隗奔勒卒孫波嗣

波字道則初爲石季龍冠軍將軍王洽叅軍及季龍死
洽與波俱降穆帝以波爲襄城太守累遷桓沖中軍諮
議叅軍大司馬桓溫西征袁真朝廷空虛以波爲建威
將軍淮南內史領五千人鎮石頭壽陽平除尚書左丞
不拜轉冠軍將軍南郡相時苻堅弟融圍雍州刺史朱
序於襄陽波率衆八千救之以敵疆不敢進序竟陷沒
波以畏懦免官後復以波爲冠軍將軍累遷散騎常侍
苻堅敗朝廷欲鎮靖北方出波督淮北諸軍冀州刺史
以疾未行上疏曰臣聞天地以弘濟爲仁君道以惠下
爲德是以禹湯有身勤之績唐虞有在予之諾用能惠
被蒼生勳流後葉宣帝開拓洪圖始基成命爰及文武
曆數在躬而猶虛心側席早已崇物然後知積累之功

重勤王之業難先君之德弘貽厥之賜厚惠皇不懷委
政內任遂使神器幽淪三光翳曜園陵懷九泉之感宮
廟集胡馬之跡所謂肉食失之於朝黎庶暴骸於外也
賴元皇帝神武應期祚隆淮海振乾綱於已墜紐絕維
而更張陛下承宣帝開始之宏基受元帝克終之成烈
保大定功戢兵靜亂故使負鱗橫海之鯨僭位滔天之
寇望雲旗而宵潰覩太陽而霧散巍巍蕩蕩人無名焉
而頃年已來天文違錯妖怪屢生會稽先帝本封而地
動經年昔周之文武有魚鳥之瑞君臣猶懷震悚况今
災變衆集曾莫之疑公旦有勿休之誠賈誼有積薪之
喻臣鑒先徵竊惟今事是以敢肆狂瞽直言無諱往者
先帝以玄風御世責成羣后坐運天綱隨化委順故忘
日計之功收歲成之用今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相王賢
儁協和百揆六合承風天下響振而鈞臺之詠弗聞景
毫之命未布將羣臣之不稱陛下用之不盡乎凡聖王
之化莫不敦崇忠信存正棄邪傷化毀俗者雖親雖貴
必疎而遠之清公貞脩者雖微雖賤必親而近之今則
不然此風旣替利競滋甚朋黨比周毀譽交興鑽求苟
進人希分外見賢而居其上受祿每過其量希旨承意
者以爲奉公共相讚白者以爲忠節舉世見之誰敢正

言陛下不明必行之法以絕穿鑿之源者恐脫因疲倦以誤視聽且苻堅滅亡於今五年舊京殘毀山陵無衛百姓塗炭未蒙拯接伏願遠觀漢魏衰滅之由近覽西朝傾覆之際超然易慮爲於未有則靈根永固社稷無虞臣豈誣一朝之人皆無忠節但任非其才求之不至耳今政煩役殷所在凋弊倉廩空虛國用傾竭下民侵削流亡相屬略計戶口但咸安已來十分去三百百姓懷浮游之歎下泉興周京之思昔漢宣有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以臨下有方者就加璽贈法苛政亂者恤刑不赦事簡於上人悅於下今則不然苦時乞職者以家弊爲辭振窮恤滯者以公爵爲施古者爲百姓立君使之司牧今者以百姓恤君使之蠶食至乃貪汚者謂之清勤慎法者謂之怯劣何反古道一至於此陛下雖躬自節儉哀矜於上而羣寮肆欲縱心於下六司垂翼三事拱默故有識者覩人事以歎息觀天眚而大懼昔宋景退熒惑之災殷宗消鼎雉之異伏願陛下仰觀大禹過門之志俯察商辛沈湎之失遠思國風恭公之刺深惟定姜小臣之喻暨廻聖恩大詢羣后延納衆賢訪以得失令百寮率職人言損益察其所由觀其所以審識羣才助鼎和味克念作聖以答天休則

四海宅心天下幸甚臣亡祖先臣隗昔荷殊寵匪躬之
操猶存舊史有志無時懷恨黃泉及臣凡劣復蒙罔極
之眷恩隆累世實非糜身傾宗所能上報前作此表未
及得通暴嬰篤疾恐命在奄忽貪及視息望達愚情氣
力憊然不能自宣疏奏而卒追贈前將軍子淡嗣元熙
初爲廬江太守隗伯父訥字令言有人倫鑒識初入洛
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大鮮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
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終於
司隸校尉子疇字王喬少有美譽善談名理曾避亂塢
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箛而吹之爲出塞入
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於是羣胡皆垂泣而去之未
嘉中位至司徒左長史尋爲閭鼎所殺司空蔡謨每歎
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又王導初拜
司徒謂人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也其爲名流
之所推服如此疇兄子劭有才幹辟琅邪王丞相掾咸
康世歷御史中丞侍中尚書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劭
族子黃老太元中爲尚書郎有義學注慎子老子並傳
於世

刁協 子彞 彞子達

刁協字玄亮渤海饒安人也祖恭魏齊郡太守父攸武

帝時御史中丞協少好經籍博聞彊記釋褐濮陽王文
學累轉太常博士本郡大中正成都王穎請爲平北司
馬後歷趙王倫相國參軍長沙王乂驃騎司馬及東嬴
公騰鎮臨漳以協爲長史轉潁川太守永嘉初爲河南
尹未拜避難渡江元帝以爲鎮東軍諮祭酒轉長史愨
帝卽位徵爲御史中丞例不行元帝爲丞相以協爲左
長史中興建拜尚書左僕射于時朝廷草創憲章未立
朝臣無習舊儀者協又在中朝諳練舊事凡所制度皆
稟於協焉深爲當時所稱許太興初遷尚書令在職數
年加金紫光祿大夫令如故協性剛悍與物多忤每崇
上抑下故爲王氏所疾又使酒放肆侵毀公卿見者莫
不側目然悉力盡心志在匡救帝甚信任之以奴爲兵
取將吏客使轉運皆協所建也衆庶怨望之及王敦構
逆上疏罪協帝使協出督六軍旣而王師敗績協與劉
隗俱侍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
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
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爲計協年老不堪騎乘素無恩
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於敦敦聽
刁氏收葬之帝痛協不免密捕送協首者而誅之敦平
後周顛戴若思等皆被顯贈惟協以出奔不在其例咸

康中協子彞上疏訟之在位者多以明帝之世褒貶已
定非所得更議且協不能抗節隕身乃出奔遇害不可
復其官爵也丹陽尹殷融議曰王敦惡逆罪不容誅則
協之善亦不容賞若以忠非良圖謀事失算以此爲責
者蓋在於譏議之間耳卽凶殘之誅以爲國刑將何以
沮勸乎當敦專逼之時慶賞威刑專自己出是以元帝
慮深崇本以協爲比事由國計蓋不爲私昔孔寧儀行
父從君於昏楚復其位者君之黨故也况協之比君在
於義順且中興四佐位爲朝首于時事窮計屈奉命違
寇非爲逃刑謂宜顯贈以明忠義時庾冰輔政疑不能
決左光祿大夫蔡謨與冰書曰夫爵人者宜顯其功罰
人者宜彰其罪此古今之所慎也凡小之人猶尚如此
刁令中興上佐有死難之名天下不聞其罪而見其貶
致令刁氏稱冤此乃爲王敦復讎也內沮忠臣之節論
者惑之若實有大罪宜顯其事今天下知之明聖朝不
貶死難之臣春秋之義以功補過過輕功重者得以加
封功輕過重者不免誅絕功足贖罪者無黜雖先有邪
侮之罪而臨難之日黨於其君者不絕之也孔寧儀行
父親與靈公淫亂於朝君殺國滅由此二臣而楚尚納
之傳稱有禮不絕其位者君之黨也若刁令有罪重於

孔儀絕之可也若無此罪宜見追論或謂明帝之世已見寢廢今不宜復改吾又以為不然夫大道宰世殊塗一致萬機之事或異或同不相善異不相譏故堯抑元凱而舜舉之堯不為失舜不為非何必前世所廢便不宜改乎漢蕭何之後坐法失侯文帝不封而景帝封之後復失侯武昭二帝不封而宣帝封之近去元年車駕釋奠拜孔子之坐此亦元明二帝所不行也又刁令但是明帝所不贈耳非誅之也王平子第五猗皆元帝所誅而今日所贈豈以改前為嫌乎凡處事者當上合古義下準今例然後談者不惑受罪者無怨耳按周僕射戴征西本非王敦唱檄所讎也事定後乃見害耳周筵郭璞等並亦非為主禦難也自平居見殺耳皆見褒贈刁令事義豈輕於此乎自頃員外散騎尚得追贈况刁令位亞三司若先自壽終不失員外散騎之例也就不蒙贈不失以本官殯葬也此為一人之身壽終則蒙贈死難則見絕豈所以明事君之道厲為臣之節乎宜顯評其事以解天下疑惑之論又聞談者亦多謂宜贈凡事不允當而得眾助者若以善柔得眾而刁令麤剛多怨若以貴也刁氏今賤若以富也刁氏今貧人士何故反助寒門而此言之足下宜察此意冰然之事奏成

帝詔曰協情在忠主而失爲臣之道故令王敦得託名
公義而實肆私忌遂令社稷受屈元皇銜恥致禍之原
豈不有由若極明國典則曩刑非重今正當以協之勤
有可書敦之逆命不可長故議其事耳今可復協本位
加之冊祭以明有忠於君者纖介必顯雖於貶裁未盡
然或足有勸矣於是追贈本官祭以太牢

昇字大倫少遭家難王敦誅後昇斬讎人黨以首祭父
墓詣廷尉請罪朝廷特宥之由是知名歷尚書吏部郎
吳國內史累遷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鎮廣陵
卒於官子達字伯道達弟暢字仲遠次子弘字叔仁並
歷顯職隆安中達爲廣州刺史領平越中郎將假節暢
爲始興相弘爲冀州刺史兄弟子姪並不拘名行以貨
殖爲務有田萬頃奴婢數千人餘資稱是桓玄篡位以
達爲西中郎將豫州刺史鎮歷陽暢右衛將軍弘撫軍
桓脩司馬劉裕起義斬桓脩時暢弘謀起兵襲裕裕遣
劉毅討之暢伏誅弘亡不知所在達在歷陽執劉裕參
軍諸葛長民檻車送於桓玄至當利而玄敗送人共破
檻出長民遂趣歷陽達棄城而走爲下人所執斬於石
頭子姪無少長皆死惟小弟騁被宥爲給事中尋謀反
伏誅刁氏遂滅刁氏素殷富奴客縱橫固吝山澤爲京

口之蠹裕散其資蓄令百姓稱力而取之彌日不盡時
天下饑弊編戶賴之以濟焉

戴若思

弟邈

戴若思廣陵人也名犯高祖廟諱祖烈吳左將軍父昌
會稽太守若思有風儀性閒爽少好遊俠不拘操行遇
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牀
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常人在舫屋上遙
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若思感悟因流涕投
劔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焉若思後舉孝廉
入洛機薦之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
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主必假
遠邇之器蘊匱之才思託大音之和伏見處士廣陵戴
若思年三十清沖履道德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鑒
足以辯物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砥節立行有井渫之
潔誠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若得託迹康衢則能
結軌驥騮曜質廊廟必能垂光璵璠矣惟明公垂神採
察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廢倫乃辟之除沁水令不就
遂往武陵省父時同郡人潘京素有理鑒名知人其父
遣若思就京與語旣而稱若思有公輔之才累轉東海
王越軍諮祭酒出補豫章太守加振威將軍領義軍都

督以討賊有功賜爵秣陵侯遷治書侍御史驃騎司馬
拜散騎侍郎元帝召爲鎮東右司馬將征杜弢如若思
前將軍未發而弢滅帝爲晉王以爲尚書中興建爲中
護軍轉護軍將軍尚書僕射皆辭不拜出爲征西將軍
都督兗豫幽冀雍并六州諸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發
投刺王官千人爲軍吏調揚州百姓家奴萬人爲兵配
之以散騎常侍王遐爲軍司鎮壽陽與劉隗同出帝親
幸其營勞勉將士臨發祖餞置酒賦詩若思至合肥而
王敦舉兵詔追若思還鎮京都進驃騎將軍與右衛將
軍郭逸夾道築壘於大桁之北尋而石頭失守若思與
諸軍攻石頭王師敗績若思率麾下百餘人赴宮受詔
與公卿百官於石頭見敦敦問若思曰前日之戰有餘
力乎若思不謝而答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又曰吾
此舉動天下以爲如何若思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
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敦叅軍呂猗昔爲臺郎有
刀筆才性尤姦諂若思爲尚書惡其爲人猗亦深憾焉
至是乃說敦曰周顛戴若思皆有高名足以感衆近者
之言會無愧色公若不除恐有再舉之患爲將來之憂
耳敦以爲然又素忌之俄而遣鄧嶽繆坦收若思而害
之若思素有重望四海之士莫不痛惜焉賊平冊贈右

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諡曰簡

邈字望之少好學尤精漢史才不逮若思儒博過之弱冠舉秀才尋遷太子洗馬出補西陽內史永嘉中元帝版行邵陵內史丞相軍諮祭酒出爲征南軍司于時凡百草創學校未立邈上疏曰臣聞天道之所大莫大於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於禮學是以古之建國有明堂辟雍之制鄉有庠序黌校之儀皆所以抽導幽滯啓廣才思蓋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脩學於洙泗之間四方髦俊斐然向風身達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絕塵豈天下小於魯衛賢招乏於曩時勵與不勵故也自頃國遭無妄之禍社稷有綴旒之危寇羯飲馬於長江兇狡鴟張於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爲茂草四海之內人跡不交霸王有肝食之憂黎元懷荼毒之苦戎首交拜於中原何遠邊豆之事哉然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况曠載累紀如此之久邪今末進後生目不覩揖讓升降之儀耳不聞鐘鼓管弦之音文章散滅圖讖無遺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嗟歎也夫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文武遞用長久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迭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或以天下未一非與禮

樂之時此言似之而不其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又必三年而通一經比天下平秦然後脩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擐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磨瑩之功荆璞發採琢之榮不亦良可惜乎臣愚以世喪道久人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也今天地告始萬物權輿聖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繼千載之絕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之於上宰輔督之於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感之而已臣以闇淺不能遠識格言奉誦明令慷慨下風謂宜以三時之隙漸就脩建疏奏納焉於是始脩禮學代劉隗爲丹楊尹王敦作逆加左將軍及敦得志而若思遇害邈坐免官敦誅後拜尚書僕射卒官贈衛將軍諡曰穆子諡嗣歷義興太守大司農

周顓

周顓字伯仁安東將軍浚之子也少有重名神彩秀徹雖時輩親狎莫能媒也司徒掾同郡賁嵩有清操見顓

歎曰汝穎固多奇士自頃雅道陵遲今復見周伯仁將振起舊風清我邦族矣廣陵戴若思東南之美舉秀才入洛素聞顓名往候之終坐而不敢顯其才辯顓從弟穆亦有美譽欲陵折顓顓陶然弗與之校於是人士益宗附之州郡辟命皆不就弱冠襲父爵武城侯拜祕書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東海王越子毗爲鎮軍將軍以顓爲長史元帝初鎮江左請爲軍諮祭酒出爲寧遠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始到州而建平流人傅密等叛迎蜀賊杜弢顓狼狽失據陶侃遣將吳寄以兵救之故顓得免因奔王敦於豫章敦留之軍司戴逵

曰顓雖退敗未有莅衆之咎德望素重宜還復之敦不從帝召爲揚威將軍兗州刺史顓還建康帝留顓不遣復以爲軍諮祭酒尋轉右長史中興建補吏部尚書頃之以醉酒爲有司所糾白衣領職復坐門生斫傷人免官太興初更拜太子少傅尚書如故顓上疏讓曰臣退自循省學不通一經智不效一官止足良難未能守分遂忝顯任名位過量不悟天鑒忘臣頑弊乃欲使臣內管銓衡外忝傳訓質輕蟬翼事重千鈞此之不可不待識而明矣若臣受負乘之責必貽聖朝惟塵之恥俯仰愧懼不知所圖詔曰紹劬冲便居儲副之貴當賴軌匠

以祛蒙蔽望之儼然斯不言之益何學之習邪所謂與
田蘇遊忘其鄙心者便當副往意不宜沖讓轉尚書左
僕射領吏部如故庾亮嘗謂顓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
顓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帝譙羣公于西堂酒
酣從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邪顓因醉厲聲
曰今雖同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大怒而起手詔付廷
尉將加戮累日方赦之及出諸公就省顓曰近日之罪
固知不至于死尋代戴若思爲護軍將軍尚書紀瞻置
酒請顓及王導等顓荒醉失義復爲有司所奏詔曰顓
叅副朝右職掌銓衡當敬慎德音式是百辟屢以酒過
爲有司所繩吾亮其極懼之情然亦是濡首之誠也顓
必能克已復禮者今不加黜責初顓以雅望獲海內盛
名後頗以酒失爲僕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爲三日僕射
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也顓在中朝時能飲
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顓
遇之欣然乃出酒二石共飲各大醉及顓醒使視客已
腐脅而死顓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瞋目謂
顓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燃蠟燭投之顓
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王導甚重之嘗
枕顓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

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爲忤又於導坐傲然嘯誅導云卿欲希嵇阮邪顓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嵇阮及王敦構逆溫嶠謂顓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顓曰君少年未更事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豈可得舉兵以脅主共相推戴未能數年一旦如此豈云非亂乎處仲剛懷彊忍很抗無上其意寧有限耶旣而王師敗績顓奉詔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顓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所答帝召顓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故副所望邪顓曰二宮自如明詔於臣等故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顓避敦顓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俄而與戴若思俱被收路經太廟顓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容止自若觀者皆爲流涕遂於石頭南門外石上害之時年五十四顓之死也敦坐有一參軍襦補馬於博頭被殺因謂敦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敦曰伯仁總角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襟便

詩之三事何圖不幸自貽王法敦素憚顛每見顛輒面
熱雖復冬月扇面手不得休敦使繆坦籍顛家收得素
簾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
敦卒後追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諡曰康祀以少牢
初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導率羣從詣
闕請罪值顛將入導呼顛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
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顛喜飲
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顛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
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導言
甚切至導不知救已而甚銜之敦既得志問導曰周顛
戴若思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所疑也導不答又曰若
不三司便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導
又無言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顛表救已殷勤款至導
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
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顛三子閔恬願
周閔字子騫方直有父風歷衡陽建安臨川太守侍中
中領軍吏部尚書尚書左僕射加中軍將軍轉護軍領
祕書監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烈無子以弟願長
子琳爲嗣琳仕至東陽太守恬願並歷卿守琳少子文
驃騎諮議參軍

史臣曰夫太剛則折至察無徒以之爲政則害于而國
用之行已則凶于乃家誠以器乘容衆非先王之道也
大連司憲陰候主情當約法之秋獻斲棺之議玄亮剛
復與物多違雖有崇上之心專行刻下之化同薄相濟
並運天機是使賢宰見疎致物情於解體權臣發怒借
其名以誓師旣而謀人之國國危而苟免見昵於主主
辱而圖生自取流亡非不幸也若思閑爽照理研幽伯
仁凝正處腴能約咸以高才雅道叅豫疇咨及京室淪
胥抗言無撓甘赴鼎而全操蓋事君而盡節者歟顛招
時論尤其酒德禮經曰瑕不掩瑜未足韜其美也

贊曰劉刁亮直志奉興王姦回醜正終致奔亡周戴英
爽忠謨允塞道屬屯蒙禍罹兇慝

爽忠藎允塞齒鬣中葉斷對只親

贊曰隆下亮直志奉與王姦回贈五絲姪淦士周煥英

晉書卷七十

列傳第四十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應詹

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孫也詹幼孤為祖母所養年十餘歲祖母又終居喪毀頓杖而後起遂以孝聞家富於財年又稚弱乃請族人共居委以資產情若至親世以此異焉弱冠知名性質素弘雅物雖犯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晉書卷七十

列傳

而弗之校以學藝文章稱司徒何劭見之曰君子哉若人初辟公府爲太子舍人趙王倫以爲征東長史倫誅坐免成都王穎辟爲掾時驃騎從事中郎諸葛玫委長沙王乂奔鄴盛稱乂之非玫浮躁有才辯臨漳人士無不詣之詹與玫有舊歎曰諸葛仁林何與樂毅之相詭乎卒不見之玫聞甚愧鎮南大將軍劉弘詹之祖舅也請爲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弘深後當代老子於荆南矣仍委以軍政弘著績漢南詹之力也遷南平太守王澄爲荊州假詹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及洛陽傾覆詹攘袂流涕勸澄赴援澄使詹爲檄詹下筆便成辭義壯烈見者慷慨然竟不能從也天門武陵谿蠻並反詹討降之時政令不一諸蠻怨望並謀背叛詹召蠻酋破銅券與盟由是懷詹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歌之曰亂離旣普殆爲灰朽僥倖之運賴茲應后歲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惠隆丘阜潤同江海恩猶父母鎮南將軍山簡復假詹督五郡軍事會蜀賊杜疇作亂來攻詹郡力戰摧之尋與陶侃破杜弢於長沙賊中金寶溢日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莫不歎之元帝假詹建武將軍王敦又上詹監巴東五郡軍事賜爵潁陽鄉侯陳人王沖擁衆荊州素服詹名迎爲刺史詹

以冲等無賴棄還南平冲亦不怨其得人情如此遷益
州刺史領巴東監軍詹之出郡也士庶攀車號泣若戀
所生俄拜後軍將軍詹上疏陳便宜曰先王設官使君
有常尊臣有定甲上無苟且之志下無覬覦之心下至
亡秦罷侯置守本替末陵綱紀廢絕漢興雖未能興復
舊典猶雜建侯守故能享年享世殆參古迹今大荒之
後制度改創宜因斯會釐正憲則先舉盛德元功以爲
封首則聖世之化比隆唐虞矣又曰性相近習相遠訓
導之風宜慎所好魏正始之間蔚爲文林元康以來賤
經尚道以玄虛宏放爲夫達以儒術清儉爲鄙俗未嘉
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今雖有僮官教養未備非所以長
育人材納之軌物也宜脩辟雍崇明教義先令國子受
訓然後皇儲親臨釋奠則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元帝
雅重其才深納之頃之出補吳國內史以公事免鎮北
將軍劉隗出鎮以詹爲軍司加散騎常侍累遷光祿勳
詹以王敦專制自樹故優游諷詠無所標明及敦作逆
明帝問詹計將安出詹厲然慷慨曰陛下宜奮赫斯之
威臣等當得負戈前驅庶憑宗廟之靈有征無戰如其
不然王室必危帝以詹爲都督前鋒軍事護軍將軍假
節都督朱雀橋南賊從竹格渡江詹與建威將軍趙胤

等擊敗之斬賊率杜發梟首數千級賊平封觀陽縣侯
食邑一千六百戶賜絹五千匹上疏讓曰臣聞開國承
家光啓土宇唯令德元功乃宜封錫臣雖忝當一隊策
無微略勞不汗馬猥以疏賤倫亞親密暫厠被練列勤
司勳乞廻謬恩聽其所守不許遷使持節都督江州諸
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詹將行上疏曰夫欲用天下
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也商鞅移木豈禮也哉有
由而然自經荒弊綱紀頽陵清直之風旣澆糟粕之俗
猶在誠宜濯以滄浪之流澆以吞舟之網則幽顯明別
於變時雍矣弘濟茲務在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屬託者
無保負之累而輕舉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以
多闕今凡有所用宜隨其能不而與舉主同乎褒貶則
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吝昔冀缺有功胥臣蒙先
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蔦賈之責古旣有之今亦宜
然漢朝使刺史行部乘傳奏事猶恐不足以辨彰幽明
弘宣政道故復有繡衣直指今之艱弊過於往昔宜分
遣黃散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觀採得失舉善彈違斷
截苟且則人不敢爲非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職脩
明者則入爲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爲平人懲勸
必行故歷世長乂中間以來遷不足競免不足懼或有

進而失意退而得分蒞官雖美當以素論降替在職實
劣直以舊望登敘校游談爲多少不以實事爲先後以
此責成臣未見其兆也今宜峻左降舊制可二千石免
官二年乃得敘用長史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
必明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職朝無惰官
矣都督可課佃二十頃州十頃郡五頃縣三頃皆取文
武吏醫卜不得撓亂百姓三臺九府中外諸軍有可減
損皆令附農市息末伎道無游人不過一熟豐穰可必
然後重居職之俸使祿足以代耕頃大事之後遐邇皆
想宏略而寂然未副宜早振綱領肅起羣望時王敦新
平人情未安詹撫而懷之莫不得其歡心百姓賴之疾
篤與陶侃書曰每憶密計自西入湘頡頏繾綣齊好斷
金子南我東忽然一紀其間事故何所不有足下建功
嶠南旋鎮舊楚吾承乏幸會來忝此州圖與足下進共
竭節本朝報恩幼主退以申尋平生纏綿舊好豈悟時
不我與長卽幽冥未言莫從能不慨悵今神州未夷四
方多難足下年德並隆功名俱盛宜務建洪範雖休勿
休至公至平至謙至順卽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人之將
死其言也善足下察吾此誠以咸和六年卒時年五十
三冊贈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諡曰烈祠以太牢子玄

嗣位至散騎侍郎玄弟誕有器幹歷六郡太守龍驤將軍追贈冀州刺史初京兆韋泓喪亂之際親屬遇飢疫並盡客遊洛陽素聞詹名遂依託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弟兄遂隨從積年爲營伉儷置居宅并薦之於元帝曰自遭喪亂人士易操至乃任運固窮耿介守節者尠矣伏見議郎韋泓年三十八字元量執心清沖才識備濟躬耕隴畝不煩人役靜默居常不豫政事昔年流移來在詹境經寇喪資一身特立短褐不掩形菜蔬不充朝而抗志彌厲不遊非類顏回稱不改其樂泓有其分明公輔亮皇室恢維宇宙四門開闢英彥鳧藻收春花

於京輦採秋實於巖藪而泓抱璞荆山未剖和璧若蒙銓召付以列曹必能協隆鼎味緝熙庶績者也帝卽辟之自後位至少府卿旣受詹生成之惠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

甘卓

甘卓字季思丹楊人秦丞相茂之後也曾祖寧爲吳將祖述仕吳爲尚書父昌太子太傅吳平卓退居自守郡命主簿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爲吳王常侍討石冰以功賜爵都亭侯東海王越引爲參軍出補離狐令卓見天下大亂棄官東歸前至歷陽與陳敏相遇敏甚悅共

圖縱橫之計遂爲其子景娶卓女共相結託會周玘倡
義密使錢廣攻敏弟昶敏遣卓討廣頓朱雀橋南會廣
殺昶死告丹楊太守顧榮共邀說卓卓素敬服榮且以
昶死懷懼良久乃從之遂詐疾迎女斷橋收船南岸共
滅敏傳首于京都元帝初渡江授卓前鋒都督揚威將
軍歷陽內史其後討周馥征杜弢屢經苦戰多所擒獲
以前後功進爵南鄉侯拜豫章太守尋遷湘州刺史將
軍如故復進爵于湖侯中興初以邊寇未靜學校陵遲
特聽不試孝廉而秀才猶依舊策試卓上疏以爲答問
損益當須博通古今明達政體必求諸墳索乃堪其舉
臣所忝州往遭寇亂學校久替人士流播不得比之餘
州策試之由當藉學功謂宜同孝廉例申與期限疏奏
朝議不許卓於是精加隱括備禮舉桂陽谷儉爲秀才
儉辭不獲命州厚禮遣之諸州秀才聞當考試皆憚不
行惟儉一人到臺遂不復策試儉恥其州少士乃表求
試以高第除中郎儉少有志行寒苦自立博涉經史于
時南土凋荒經籍道息儉不能遠求師友唯在家研精
雖所得實深未有名譽又恥銜耀取達遂歸終身不仕
卒於家卓遷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假節督沔北諸軍鎮
襄陽卓外柔內剛爲政簡惠善於綏撫估稅悉除市無

二價州境所有魚池先恒責稅卓不收其利皆給貧民
西土稱爲惠政王敦稱兵遣使告卓卓乃僞許而心不
同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叅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
敦聞雙言大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
慮吾危朝廷邪吾今下唯除姦凶耳卿還言之事濟當
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卓不能決或說卓且僞許敦待
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亦先從後圖而論
者謂懼逼而謀之雖吾情本不爾而事實有似心恒愧
之今若復爾誰能明我時湘州刺史譙王承遣主簿鄧
騫說卓曰劉大連雖乘權寵非有害於天下也大將軍
以其私憾稱兵象魏雖託討亂之名實失天下之望此
忠臣義士匡救之時也昔魯連匹夫猶懷蹈海之志况
受任方伯位同體國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想桓文之
舉杖大順以掃逆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斯千載之運不
可失也卓笑曰桓文之事豈吾所能至於盡力國難乃
其心也當共詳思之叅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亂隴右
竇融保河西以歸光武今日之事有似於此將軍有重
名於天下但當推亡固存坐而待之使大將軍勝方當
崇將軍以方面之重如其不勝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
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邪騫謂梁曰光

武創業中國未平故隗躡斷隴右竇融兼河西各據一方鼎足之勢故得文服天子從容顧望及海內已定君臣正位終於隴右傾覆河西入朝何則向之文服義所不容也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之喻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且人臣之義安忍國難而不陳力何以北面於天子邪使大將軍平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守絕荆湘之粟將軍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卓尚持疑未決騫又謂卓曰今既不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彊我弱是不量虛實者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既倍之矣將軍威名天下所聞也此府精銳戰勝之兵也擁彊衆藉威名杖節而行豈王舍所能御哉逆流之衆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何所顧慮乎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施惠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剋敵也如是犬將軍可不戰而自潰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言知計矣願將軍熟慮之時敦以卓不至慮在後爲變遣叅軍樂道融苦要卓俱下道融本欲背敦因說卓襲之語在融傳卓既素不欲從敦得道融說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

宜都太守譚該等十餘人俱露檄遠近陳敦肆逆率所
統致討遣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臺參軍羅英至廣
州與陶侃剋期參軍鄧騫虞冲至長沙令譙王承堅守
征西將軍戴若思在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
萬歲武昌大驚傳卓軍至人皆奔散詔書遷卓爲鎮南
大將軍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荊州牧梁州刺史
如故陶侃得卓信卽遣參軍高寶率兵下卓雖懷義正
而性不果毅且年老多疑計慮猶豫軍次豬口累旬不
前敦大懼遣卓兄子行參軍卬求和謝卓曰君此自是
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
更結好時王師敗績敦求臺騶虞懼駐卓卓聞周顛戴
若思遇害流涕謂卬曰吾之所憂正謂今日每得朝廷
人書常以胡寇爲先不悟忽有蕭牆之禍且使聖上元
吉太子無恙吾臨敦上流亦未敢便危社稷吾適徑據
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
思後圖卽命旋軍都尉秦康說卓曰今分兵取敦不難
但斷彭澤上下不得相越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
既有忠節中道而廢更爲敗軍將恐將軍之下亦各便
求西還不可得守也卓不能從樂道融亦日夜勸卓速
下卓性先寬和忽便疆塞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

常自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其
家金櫃鳴聲似槌鏡清而悲巫云金櫃將離是以悲鳴
主簿何無忌及家人皆勸令自警卓轉更狠復聞諫輒
怒方散兵使大佃而不為備功曹榮建固諫不納襄陽
太守周慮等密承敦意知卓無備詐言湖中多魚勸卓
遣左右皆捕魚乃襲害卓于寢傳首于敦四子散騎郎
蕃等皆被害太寧中追贈驃騎將軍諡曰敬

鄧騫

鄧騫字長真長沙人少有志氣為鄉鄰所重常推誠行
已能以正直全於多難之時刺史譙王承命為主簿使
說甘卓卓留為參軍欲與同行以母老辭卓而反承為
魏乂所敗以虞悝兄弟為承黨乂盡誅之而求騫甚急
鄉人皆為之懼騫笑曰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
是其求賢之時豈以行人為罪乃往詣乂乂喜曰君所
謂古之解楊也以為別駕騫有節操忠信兼識量弘遠
善與人交久而益敬太尉庾亮稱之以為長者歷武陵
始興太守遷大司農卒於官

卞壺

從父兄敦

卞壺字望之濟陰冤句人也祖統琅邪內史父粹以清
辯鑒察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稱卞氏六龍玄仁無

雙玄仁粹字也弟衷嘗忤其郡將郡將怒許其門內之私粹遂以不訓見譏議陵遲積年惠帝初爲尚書郎楊駿執政人多附會而粹正直不阿及駿誅超拜右丞封成陽子稍遷至右軍將軍張華之誅粹以華背免官齊王冏輔政爲侍中中書令進爵爲公及長沙王又專權粹立朝正色又忌而害之初粹如廁見物若兩眼俄而難作壺弱冠有名譽司兗二州齊王冏辟皆不就遇家禍還鄉里永嘉中除著作郎襲父爵征東將軍周馥請爲從事中郎不就遭本州傾覆東依妻兄徐州刺史裴看看以壺行廣陵相元帝鎮建鄴召爲從事中郎委以選舉甚見親杖出爲明帝東中郎長史遭繼母憂旣葬起復舊職累辭不就元帝遣中使敦逼壺賤自陳曰壺天性狷狹不能和俗退以情事欲畢志家門亡父往爲中書令時壺蒙大例望門見辟信其所執得不祇就門戶遇禍迸竄易名得存視息私志有素加嬰極難流寄蘭陵爲苟晞所召恐見逼迫依下邳裴看又見假授思暫之郡規得托身尋蒙見召爲從事中郎豈曰貪榮直欲自致規暫恭命行當乞退屬華軼之難不敢自陳軼旣梟懸壺亦嬰病具自歸聞未蒙恕遣世子北征選寵顯望復以無施忝充元佐榮則榮矣實非素懷顧以命

重人輕不敢辭憚聞西臺廢壺爲尚書郎實欲因此以
避賢路未及陳誠奄下窮罰壺年九歲爲先母弟表所
見孤背十二蒙亡母張所見覆育壺以陋賤不能榮親
家產屢空養道多闕存無歡娛終不備禮拊心求恨五
內抽割於公無效如彼私情艱苦如此實無情顏昧冒
榮進若廢壺一人江北便有傾危之慮壺居事之日功
績以隆者誠不得私其身今東中郎岐嶷自然神明日
茂軍司馬諸叅佐並以明德宣力王事壺之去留曾無
損益賀循謝端顧景丁琛傅晞等皆荷恩命高枕家門
壺委質二府漸冉五載考效則不能已彰論心則頻累
恭順奈何哀孤之日不見愍恕哉帝以其辭苦不奪其
志服闋爲世子師壺前後居師佐之任盡匡輔之節一
府貴而憚焉中興建補太子中庶子轉散騎常侍侍講
東宮遷太子詹事以公事免尋復職轉御史中丞忠於
事上權貴屏跡時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
式父式父終喪服訖議還前夫家前夫家亦有繼子奉
養至終遂合葬於前夫式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
於是制出母齊衰暮壺奏曰就如式父臨終許諾必也
正名依禮爲無所據若夫有命須顯七出之責當存時
棄之無緣以絕義之妻留家制服若式父臨因謬亂使

去留自由者此必爲相要以非禮則存亡無所得從式
宜正之以禮魏顆父命不從其亂陳乾昔欲以二婢子
殉其子以非禮不從春秋禮記善之並以妾媵猶正以
禮况其母乎式母於夫生事奉終非爲旣絕之妻夫亡
制服不爲無義之婦自云守節非爲更嫁離絕之斷在
夫沒之後夫之旣沒是其從子之日而式以爲出母此
母以子出也致使存無所容居沒無所託地寄命於他
人之門埋尸於無名之冢若式父亡後母尋沒於式家
必不以爲出母明矣許諾之命一耳以爲母子同居之
時至沒前子之門而不以爲母此爲制離絕於二居裁
出否於意斷離絕之斷非式而誰假使二門之子皆此
母之生母戀前子求去求絕非禮於後家還反又非禮
於前門去不可去還不可還則爲無寄之人也式必內
盡匡諫外極防閑不絕明矣何至守不移於至親略情
禮於假繼乎繼母如母聖人之教式爲國士閨門之內
犯禮違義開闢未有於父則無追亡之善於母則無孝
敬之道存則去留自由亡則合葬路人可謂生事不以
禮死葬不以禮者也虧損世教不可以居人倫詮正之
任案侍中司徒臨穎公組敷宣五教實在任人而含容
違禮曾不貶黜揚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亭侯粹淮南大

中正散騎侍郎弘顯執邦論朝野取信曾不能率禮正
違崇孝敬之教並為不勝其任請以見事免組繹弘官
大鴻臚削爵土廷尉結罪疏奏詔特原組等式付鄉邑
清議廢棄終身壺遷吏部尚書王含之難加中軍將軍
含滅以功封建興縣公尋遷領軍將軍明帝不豫領尚
書令與王導等俱受顧命輔幼主復拜右將軍加給事
中尚書令帝崩成帝卽位羣臣進璽司徒王導以疾不
至壺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
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導聞之乃輿疾而至皇太后
臨朝壺與庾亮對直省中共參機要時召南陽樂謨為
郡中正穎川庾怡為廷尉評謨怡各稱父命不就壺奏
曰人無非父而生職無非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
有悔有家各私其子此為王者無人職不軌物官不立
政如此則先聖之言廢五教之訓塞君臣之道散上下
之化替矣樂廣以平夷稱庾珉以忠篤顯受寵聖世身
非已有况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夫羣心則
戰戍者之父母皆當以命子不以處也若順謨父之意
則人皆不為郡中正人倫廢矣順怡父之意人皆不為
獄官則刑辟息矣凡如是者其可聽歟若不可聽何以
許謨怡之得稱父命乎此為謨以名父子可以虧法怡

是親戚可以自尊以此三塗服人示世臣所未悟也宜一切班下不得以私廢公絕其表疏以爲未制朝議以爲然謨怡不得已各居所職是時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鑒壺奏以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撓王典不加準繩並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震肅壺斷裁切直不畏彊禦皆此類也壺幹實當官以裒貶爲已任勤於吏事欲軌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爲諸名士所少而無阜爾優譽明帝深器之於諸大臣而最任職阮孚每謂之曰卿恒無閑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然而聞者莫不折節時王導以勳德輔政成帝每幸其宅嘗拜導婦曹氏侍中孔恒密表不宜拜導聞之曰王茂弘驚病耳若卜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岨當敢爾邪壺廉潔儉素居甚貧約息當婚詔特賜錢五十萬固辭不受後惠面劄累乞解職拜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時庾亮將徵蘇峻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爲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爲

惡茲蔓不可復制此是晁錯勸漢景帝早削七國事也
當時議者無以易之壺固爭謂亮曰峻擁彊兵多藏無
賴且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爲蹉跌宜深思
遠慮恐未可倉卒亮不納壺知必敗與平南將軍溫囑
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懷此於邑溫生足下奈此事何吾
今所慮是國之大事且峻已出任意而召之更速必縱
其羣惡以向朝廷朝廷威力誠桓桓交須接鋒履刃尚
不知便可卽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
能如之何本出足下爲外藩任而今恨出足下在外若
卿在內俱諫必當相從今內外戒嚴四方有備峻凶狂
必無所至耳恐不能使無傷如何壺司馬任台勸壺宜
畜良馬以備不虞壺笑曰以逆順論之理無不濟若萬
一不然豈須馬哉峻果稱兵壺復爲尚書令右將軍領
右衛將軍餘官如故峻至東陵口詔以壺都督大桁東
諸軍事假節復加領軍將軍給事中壺率郭默趙胤等
與峻大戰於陵西爲峻所破壺與鍾雅皆退還死傷者
以千數壺雅並還節詣闕謝罪峻進攻青溪壺與諸軍
距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宮寺六軍敗績壺時發背創猶
未合力疾而戰率厲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
苦戰遂死之時年四十八二子瞻時見父沒相隨赴賊

同時見害峻平朝議贈壹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尚書郎弘訥議以爲死事之臣古今所重下令忠貞之節當書於竹帛今之追贈實未副衆望請宜加鼎司之號以旌忠烈之勳司徒王導見議進贈驃騎將軍加侍中訥重議曰夫事親莫大於孝事君莫尚於忠唯孝也故能盡敬竭誠唯忠也故能見危授命此在三之大節臣手之極行也案壹委質三朝盡規翼亮遭世險難存亡以之受顧託之重居端右之任擁衛至尊則有保傅之恩正色在朝則有匪躬之節賊峻造逆戮力致討身當矢旡再對賊鋒父子并命可謂破家爲國守死勤事昔許男疾終猶蒙二等之贈况壹伏節國難者乎夫賞疑從重况在不疑可謂上準許穆下同嵇紹則允合典謨克厭衆望於是改贈壹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貞祠以太牢贈世子珍散騎侍郎珍弟盱奉車都尉珍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珍子誕嗣咸康六年成帝追思壹下詔曰壹立朝忠恪喪身兇寇所封懸遠租秩薄少妻息不贍以爲慨然可給實口廩其後盜發壹墓尸僵鬢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安帝詔給錢十萬

以脩瑩兆壺第三子瞻位至廣州刺史瞻弟耽尚書郎
敦字仲仁父俊清貞有檢識以名理著稱其鄉人卻詵
恃才陵傲俊兄弟俊等亦以門盛輕詵相視如讎詵以
楊駿故吏被繫俊時爲尚書郎按其獄詵懼不免俊平
心斷決正之詵卒以免而猶不悅後爲左丞復奏陷卜
氏俊歷位汝南相廷尉卿敦弱冠仕州郡辟司空府稍
遷太子舍人尚書郎朝士多稱之東海王越聞召以爲
主簿王彌逼洛敦及胡毋輔之勸越擊王彌而王衍潘
滔共執不聽敦庭爭苦至衆咸壯之出補汝南內史元
帝之爲鎮東請爲軍諮祭酒不就征南將軍山簡以爲
司馬尋而王如杜曾相繼爲亂簡乃使敦監沔北七郡
軍事振威將軍領江夏相戍夏口敦攻討沔中皆平旣
而杜弢寇湘中加敦征討大都督伐弢有功賜爵安陵
亭侯鎮東大將軍王敦請爲軍司中興建拜太子左衛
率時石勒侵逼淮泗帝備求良將可以式遏邊境者公
卿舉敦除征虜將軍徐州刺史鎮泗口及勒寇彭城敦
自度力不能支與征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賊勢遂張
淮北諸郡多爲所陷竟以畏懦貶秩三等爲鷹揚將軍
徵拜大司農王敦表爲征虜將軍都督石頭軍事明帝
之討王敦也以爲鎮南將軍假節事平更拜尚書以功

封益陽侯徙光祿勳出爲都督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假
節尋進征南將軍固辭不拜蘇峻反溫嶠庾亮移檄征
鎮同赴京師敦擁兵不下又不給軍糧唯遣督護荀璜
領數百人隨大軍而已時朝野莫不怪歎獨陶侃亦切
齒忿之峻平侃奏敦阻軍顧望不赴國難無大臣之節
請檻車收付廷尉丞相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
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病不之職徵爲光祿大夫領少府
敦旣不討蘇峻常懷愧恥名論自此虧矣尋以憂卒追
贈本官加散騎常侍諡曰敬子滔嗣

劉超

劉超字世瑜琅邪臨沂人漢城陽景王章之後也章七
世孫封臨沂縣慈鄉侯子孫因家焉父和爲琅邪國上
軍將軍超少有志尚爲縣小吏稍遷琅邪國記室掾以
忠謹清慎爲元帝所拔恒親侍左右遂從渡江轉安東
府舍人專掌文檄相府建又爲舍人于時天下擾亂伐
叛討貳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絕
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
以左右勤勞賜爵原鄉亭侯食邑七百戶轉行參軍中
興建爲中書舍人拜騎都尉奉朝請時臺閣初建庶績
未康超職典文翰而畏慎靜密彌見親待加以處身清

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物無德而祿殃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尋出補句容令推誠於物爲百姓所懷常年賦稅主者常自四出詰評百姓家貲至超但作大函特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人有踰常年入爲中書通事郎以父憂去官旣葬屬王敦稱兵詔超復職又領安東上將軍尋六軍敗散唯超案兵直衛帝感之遣歸終喪禮及錢鳳構禍超招合義士從明帝征鳳事平以功封零陵伯超家貧妻子不贍帝手詔褒之賜以魚米超辭不受超後須純色牛市不可得啓買官外廐牛詔便以賜之出爲義興太守未幾徵拜中書侍郎拜受往還朝廷莫有知者會帝崩穆后臨朝遷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因統其衆以宿衛號爲君子營咸和初遭母憂去官哀服不離身朝夕號泣朔望輒步至墓所哀感路人及蘇峻謀逆超代趙胤爲左衛將軍時京邑大亂朝士多遣家人入東避難義興故吏欲迎超家而超不聽盡以妻孥入處宮內及王師敗績王導以超爲右衛將軍親侍成帝屬太后崩軍衛禮章損闕超躬率將士奉營山陵峻遷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沈陷超與侍中鍾雅步侍左

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哀慷慨峻聞之甚不平然未敢加害而以其所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衛內實防禦超等時饑饉米貴峻等問遺一無所受繼綰朝夕臣節愈恭帝時年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奉授孝經論語溫嶠等至峻猜忌朝士而超爲帝所親遇疑之尤甚後王導出奔超與懷德令匡術建康令管旆等密謀將欲奉帝而出未及期事泄峻使任讓將兵入收超及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任讓不奉詔因害之及峻平任讓與陶侃有舊侃欲特不誅之乃請於帝帝曰讓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由是遂誅讓及超將改葬帝痛念之不已詔遷高顯近地葬之使出入得瞻望其墓追贈衛尉諡曰忠超天性謙慎歷事三帝恒在機密並蒙親遇而不敢因寵驕諂故士人皆安而敬之子訥嗣謹飭有石慶之風歷中書侍郎下邳內史子享亦清慎爲散騎郎

鍾雅

鍾雅字彥胄潁川長社人也父畢公府掾早終雅少孤好學有才志舉四行除汝陽令入爲佐著作郎母憂去官服闋復職東海王越請爲參軍遷尚書郎避亂東渡元帝以爲丞相記室參軍遷臨淮內史振威將軍頃之

徵拜散騎侍郎轉尚書右丞時有事於太廟雅奏曰陛下繼承世數於京兆府君爲玄孫而今祝文稱曾孫恐此因循之失宜見改正又禮祖之昆弟從祖父也景皇帝自以功德爲世宗不以伯祖而登廟亦宜除伯祖之文詔曰禮事宗廟自曾孫已下皆稱曾孫此非因循之失也義取於重孫可歷世共其名無所改也稱伯祖不安如所奏轉北軍中候大將軍王敦請爲從事中郎補宣城內史錢鳳作逆加廣武將軍率衆屯青弋時廣德縣人周玘爲鳳起兵攻雅雅退據涇縣收合士庶討玘斬之鳳平徵拜尚書左丞明帝崩遷御史中丞時國喪未替而尚書梅陶私奏女妓雅劾奏曰臣聞放勳之殂八音遏密雖在凡庶猶能三載自茲以來歷代所同肅祖明皇帝崩背萬國當替來月聖主縞素泣血臨朝百僚慘愴動無歡容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妓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憲請下司徒論正清議穆后臨朝特原不問雅直法繩違百僚皆憚之北中郎將劉遐卒遐部曲作亂詔郭默討之以雅監征討軍事假節事平拜驍騎將軍蘇峻之難詔雅爲前鋒監軍假節領精勇千人以距峻雅以兵少不敢擊退還拜侍中尋王師敗績雅與劉超並侍衛天子或謂

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
於寇讎何不隨時之宜而坐待其斃雅曰國亂不能匡
君危不能濟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執簡而至矣庾
亮臨去顧謂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
責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剋復之效耳雅
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及峻逼遷車駕幸石頭雅超
流涕步從明年並爲賊所害賊平追贈光祿勳其後以
家貧詔賜布帛百匹子誕位至中軍參軍早卒

史臣曰應詹行業聿脩文史足用人居列位則嘉謀屢
陳出撫藩條則惠政斯洽甘卓伐暴寧亂庸績克宣作
鎮扞城威略具舉及兇渠犯順志在勤王旣而人撓其
謀天奪其鑿疑留不斷自取誅夷卞壺束帶立朝以匡
正爲已任褰裳衛主蹈忠義以成名遂使臣死於君子
死於父惟忠與孝萃其一門古稱社稷之臣忠貞之謂
矣劉超勤肅奉上鍾雅正直當官屬巨猾滔天幼君危
逼乃崎嶇寇難契闊艱虞匪石爲心寒松比操貞軌皆
沒亮迹雙升雖高赫在難彌恭荀息繼之以死方之二
子曾何足云

贊曰卓臨南服詹莅西州政刑克舉威惠兼脩應嗟運
促甘斃疑留望之徇義處死爲易惟子惟臣名節斯寄

鍾劉入仕忠貞攸履竭其股肱繼之以死

晉書卷七十終

